

诸子百家之历史

风俗演义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# 风俗演义

(东汉)应劭 著

## 目录

卷一.....	01
卷二.....	10
卷三.....	22
卷四.....	27
卷五.....	34
卷六.....	42
第七.....	49
卷八.....	56
卷九.....	64
卷十.....	74

## 卷一

### 皇霸

盖天地剖分，万筮萌毓，非有典艺之文，坚基可据，推当今以览太古，自昭昭而本冥冥，乃欲审其事而建其论，董其是非而综其详矣，言也实为难哉！故易记三皇，书叙唐、虞，惟天为大，唯尧则之，巍巍其有成功，焕乎其有文章。自是以来，栽籍昭皙。然而立谈者人异，缀文者家舛，斯乃杨朱哭於歧路，墨翟悲於练素者也。是以上述三皇，下记六国，备其终始，曰皇霸。

### 三皇

春秋运斗枢说：“伏羲、女娲、神农是三皇也。皇者，天，天不言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三皇垂拱无为，设言而民不违，道德玄泊，有似皇天，故称曰皇。皇者，中也，光也，弘也。含弘履中，开阴布纲，上含皇极，其施光明，指天画地，神化潜通，煌煌盛美，不可胜量。”

礼号谥记说：“伏羲、祝融、神农。”

含文嘉纪：“伏戏、燧人、神农。伏者，别也、变也。戏者，献也，法也。伏羲始别八卦，以变化天下，天下法则，咸伏贡献，故曰伏羲也。燧人始钻木取火，炮生为熟，令人无复腹疾，有异於禽兽，遂天之意，故曰遂人也。神农，神者，信也。农者，浓也。始作耒耜，教民耕种，美其衣食，德浓厚若神，故为神农也。”

尚书大传说：“遂人为遂皇，伏羲为戏皇，神农为农皇也。遂人以火纪，火，太阳也。阳尊，故托遂皇於天。伏羲以人事纪，故托戏皇於人。盖天非人不因，人非天不成也。神农悉地力，种谷疏，故托农皇於地。天地人道备，而三五之运兴矣。”

谨按易称：“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於天，俯则观法於地，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结绳为网罟，以田以渔。伏羲氏没，神农氏作，斫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耒耜之利，以教天下。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通其变，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。”唯独叙二皇，不及遂人。遂人功重於祝融、女娲，文明大见。大传之义斯近之矣。

## 五帝

《易传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太史公记》：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是五帝也。

谨按《易》、《尚书大传》：“天立五帝以为相，四时施生，法度明察，春夏庆赏，秋冬刑罚，帝者任德设刑以则象之。言其能行天道，举错审谛。黄帝始制冠冕，垂衣裳，上棟下宇，

以避风雨，礼文法度，兴事创业。黄者，光也，厚也。中和之色，德施四季，与地同功，故先黄以别之也。颢者，专也。瑛者，信也，恧也。言其承文易之以质，使天下蒙化，皆贵贞恧也。啻者，考也，成也。言其考明法度，醇美啻然，若酒之芬香也。尧者，高也，饶也。言其隆兴焕炳，最高明也。舜者，推也，循也。言其推行道德，循尧绪也。”

### 三王

《礼号谥记》说：“夏禹、殷汤、周武王是三王也。”《尚书》说：“文王作罚，刑兹无赦。”《诗》说：“有命自天，命此文王。文王受命，有此武功。仪刑文王，万国作孚。”《春秋》说：“王者孰谓？谓文王也。”

谨按《易》称：“汤、武革命。”《尚书》：“武王戎车三百两，虎贲八百人，擒纣於牧之野。惟十有三祀，王访于箕子。”《诗》云：“亮彼武王，袭伐大商。胜殷遏刘，耆定武功。”由是言之，武王审矣。《论语》：“文王率殷之叛国以服事殷。”时尚臣属，何缘便得列三王哉！经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王业始兆於此耳。俗儒新生不能采综多共辨论，至於讼阅。大王、王季皆见追号，岂可复谓已王乎？禹者，辅也，辅续舜後，庶绩洪茂，自尧以上王者也。子孙据国而起，功德浸盛，故造美论。舜、禹本以白衣砥行显名，升为天子。虽复更制，不如名著，故因名焉。经曰：“有齔在下，曰虞舜。兪曰伯禹，禹平水土”是也。汤者，攘也，昌也。言其攘除不轨，改亳为商，成就王道，天下炽盛，文武皆以其所长。夫擅国之

谓王，能制割之谓王，制杀生之威之谓王。王者，往也，为天下所归往也。

## 五伯

《春秋》说：齐桓、晋文、秦缪、宋襄、楚庄是五伯也。

谨按《春秋左氏传》：夏後太康，娱於耽乐，不修民事，诸侯僭差。於是昆吾氏乃为盟主，诛不从命，以尊王室。及殷之衰也，大彭氏、豕韦氏复续其绪，所谓王道废而霸业兴者也。齐桓九合一匡，率成王室，责强楚之罪，复青茅之贡。晋文为践土之会，修朝聘之礼，纳襄克带，翼戴天子。孔子称“民到于今受其赐”。又曰：“齐桓正而不谄，晋文谄而不正。”至于三国，既无叹誉一言。而缪公受郑甘言，置戍而去，违黄发之计，而遇崤之败，杀贤臣百里奚，以子车氏为殉，诗黄鸟之所为作，故谥曰“缪”。襄公不度德量力，慕名而不综实，六

五石先著其异，覆军残身，终为戮笑。庄王僭号，自下摩上，观兵京师，问鼎轻重，恃强肆忿，几亡宋国，易子析骸，厥祸亦巨。皆无兴微继绝，尊事王室之功。世之纪事者不详察其本末，至书於竹帛，同之伯功，或误後生，岂不暗乎！

伯者，长也，白也。言其咸建五长，功实明白。或曰：霸者，把也，也。言把持天子政令，纠率同盟也。桓公问管仲：“吾何君也？”对曰：“狄困於卫，复兵不救，须灭乃往存之。仁不纯，为霸君也。”盖三统者，天地人之始，道之大纲也。五行者，品物之宗也。道以三兴，德以五成，故三皇、五帝，三王、五伯，至道不远，三五复反，譬若循连环，顺鼎耳，

穷则反本，终则复始也。

## 六国

楚之先出自帝颡顼，其裔孙曰陆终，娶于鬼方氏，是谓女溃。盖孕而三年不育，启其左胁，三人出焉，启其右胁，三人又出焉。其六曰季连，是为芈。其後有鬻熊子为文王师，成王举文武勤劳，而封熊绎於楚，食子男之采，其十世称王。怀王佞臣上官、子兰，斥远忠臣，屈原作离骚之赋，自投汨罗水。因为张仪所欺，客死于秦。到王负刍，遂为秦所灭。百姓哀之，为之语曰：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”自颡顼至负刍六十四世，凡千六百一十六载。

燕召公 与周同姓，武王灭纣，封召公於燕。成王时入据三公，出为二伯，自陕以西，召公主之。当农桑之时，重为所烦劳，不舍乡亭，止于棠树之下，听讼决狱，百姓各得其所。寿百九十余乃卒。後人思其德美，爱其树而不敢伐，诗甘棠之所作也。九世称侯，八世称公，十世称王，到王喜为秦所灭。燕外迫蛮、貊，内笮齐、晋，崎岖强国之间，最为弱小，几灭者数矣。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载，於姬姓独後亡，非盛德之遗烈，岂其然乎？

韩之先与周同姓，武子事晋献公，封於韩原，因以为姓。韩厥因卜者之繇，陈成季之功，绍赵氏之孤，建程婴之义，为晋名卿，实天所相。其四代始與赵、魏俱得列为诸侯矣。五世称王，到王安为秦所灭。

魏之先，毕公高之後也。毕公與周同姓，武王灭纣，封高



於毕，因以为姓。其裔孙曰毕万，事晋献公。献公伐魏，灭之，以封万。卜偃曰：“毕万之後必大。万，盈数；魏，大名也。天子曰兆民，诸侯曰万民。今名之大，以从盈数，以是有众，不亦宜乎？”其六世称侯，侯之孙称王，到王假为秦所灭。

赵之先与秦同祖，其裔孙曰造父，於周穆王为御骅骝，耳之乘，西谒西王母，东灭徐偃王，日驰千里，帝念其功，赐以赵城，因以为姓。子叔带始去周事晋。其後简子地过于诸侯，权重于晋侯。简子疾，五日不知人。大夫皆惧，呼扁鹊视之。出，董安于问。扁鹊曰：“血脉治也，勿怪。昔秦穆公尝如此，七日而寤。寤之日，告公孙支与子舆曰：‘我之帝所甚乐。吾所以久者，适有学也。帝告我：“晋国且大乱，五世不安。其後将霸，未老而死。霸者之子且令国男女无别。”’公孙支书而藏之，秦策於是出。夫献公之乱，文公之霸，而襄公之败秦师於崤而归纵淫，此子所闻。今主君之病与之同，不出三日，病必间，间必有言也。”居二日半，简子寤。语大夫曰：“我之帝所，乐，与百神游於钧天，广乐九奏万舞，不类三代之乐，其声动心。有一熊欲援我，射之，中熊死。有罍来，我又射之，中罍死。帝甚嘉之，赐我二笥，皆有副。吾见儿在帝侧，帝属我翟犬曰：‘及汝子之壮也，以赐之。’帝告我：‘晋国且衰，十世而亡，嬴姓将大败周人於范魁之西，亦不能有也。’”董安于受言而藏之。以扁鹊之言告简子，赐扁鹊田四万亩。

他日，简子出，有人当道，辟之不去，从者将刃。当道者曰：“吾欲有谒於主君。”从者以闻。简子召之，曰：“嘻，吾有所见子晰也。”当道者曰：“屏左右，愿有以谒。”简子屏人。当道者曰：“子君之病，臣在帝侧。”简子曰：“然。子之见我何为？”当道者曰：“帝令主君射熊罍，皆死。”简子曰：“是且何也？”当道者曰：“晋国且大难，主君首之。”

帝令主君灭二卿，夫熊罴皆其祖也。”简子曰：“帝赐我二笥皆有副。何也？”当道者曰：“主君之子将克二国於翟，皆子姓也。”简子曰：“吾见儿在帝侧，属我一翟犬，曰‘及汝子之长以赐之’。夫儿何说以赐翟犬？”当道者曰：“儿，主君之子也。翟犬，代之先也。主君之子其必有代。及主君之後嗣，且有革政而胡服，并二国於翟。”简子问其姓而延之以官。当道者曰：“臣野人，致帝命耳。”遂不见。无几，范、中行作乱，简子灭之，此熊罴之效应也。

简子卒，无恤立，是为襄子。智伯攻襄子，襄子奔之，保晋阳。原过从，後，至王泽，见三人，自带以上可见，自带以下不可见，与原过竹二节，莫通。曰：“为我以是遣赵无恤。”原过既至，以告襄子。斋三日，亲自剖竹，有朱书曰：“无恤，余霍太山阳侯大吏。三月丙戌，余将使汝反灭智氏。亦立我于百邑，余将使赐若林胡之地。至于後世，且有仇王，赤黑，龙面鸟喙，须眉髭髯，大鹰大匈，修下而冯上，左任介乘，奄有河宗，至于休溷诸貉，南伐晋别，北灭黑姑。”襄子再拜，受三神之令。三国攻晋阳，岁余，乃以汾水灌其城，城不没者三板。城中悬釜而炊，易子而食。张孟谈乃夜出见韩、魏，韩、魏反与合谋而灭智氏，共分其地。於是赵北有代，南并智氏。遂祀三神於百邑，使原过主霍太山。至武灵王，竟胡服骑射，辟地千里。到王迁，信秦反间之言，杀其良将李牧而任赵括，遂为所灭。此童谣曰：“赵为号，秦为笑，以为不信，视地上生毛。”

陈完字敬仲，陈厉公之子也。初，懿氏卜妻之，其繇曰：“是谓凤凰于飞，和鸣锵锵。有妣之後，将育于姜。五世其昌，并于正卿。八世之後，莫之与京。”周史有以周易筮之，遇观之否，曰：“是谓观国之光。利用宾于王。此其代陈有国乎？”

不在此，其在异国。非此其身，在其子孙。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。”厉公为蔡所灭杀，国内乱，完奔于齐。齐侯以为卿，辞曰：“羁旅之臣，幸若获宥，及於宽政，赦其不闲教训而免诸罪戾，弛於负担，君之惠也，所获多矣。敢辱高位，以速官谤。诗云：‘翘翘车乘，绍我以弓。岂不欲往，畏我友朋。’”使为工正。饮桓公酒，乐，公曰：“以火。”辞曰：“臣卜其昼，未卜其夜，不敢。君子曰：‘酒以成礼，弗继以淫，义也；以君成礼，弗纳於淫，仁也。’”桓公嘉之，爱敬日新，位比高国，始食田采，姓田氏焉。六世田成杀简公。其三世曰和，迁康公於海上，食一城，以祀太公以下。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，列於周室。其孙曰威王。到王建，用后胜之计，又宾客多受秦金，劝王朝秦，不修战备，秦兵平步入临，民无敢格者。迁王建於共，国人歌之曰：“松耶柏耶？亡建共者客耶？”疾建用客之不祥也。

谨按《战国策》、太史公记：秦孝公据崤、函之固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戮力，以窥周室。有席卷天下，囊括八荒之意。当是之时，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耕织，修守战之备，外恃猛将锐卒，因间伺隙，略定西河之城，南并汉中，西定巴、蜀，东割膏腴之壤，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会盟而谋，不爱尊爵重宝，以致天下之士。当此之时，齐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。夫四豪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宽厚爱人，兼韩、魏、燕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之众。其後复有宁越、苏秦、杜赫之属为之谋，陈轸、召滑、乐毅之徒通其意，吴起、孙臆、廉颇之属制其兵。尝以十倍之地，百万之军攻秦。秦人开关延敌，六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。秦无一矢遗镞之费，而关东已困。于是从散约败，争割地而赂秦，秦有余力而制其弊。

及至始皇，承六世之遗烈，抗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叱

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兼帝皇而威四海。于时议者恨楚之疏远屈原，魏不用公子无忌，故国削以至于亡。秦因愚弱之极，运震电之萧条，混壹海内，为汉驱除。盖乘天之所坏，谁能枝之？虽阿衡宰政，贲、育馭戎，何益於事。且有强兵良谋，杂袭继踵，每辄挫衄，亦足以祛蔽启蒙矣。始皇自以关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遂恣睢旧习，矫任其私知，坑儒燔书，以愚其黔首，穷奢肆欲。力役无餍，毒流诸夏，乱延蛮貊。由是二世绝祀，以成大漠之资。高祖践祚，四海安。世宗攘夷境，崇演礼学，制度文章，冠於百王矣。

## 卷二

### 正失

孔子曰：“众善焉，必察之；众恶焉，必察之。”孟轲云：“尧、舜不胜其美，桀、纣不胜其恶。”传言失指，图景失形，众口铄金，积毁消骨，久矣其患之也。是故乐正後夔有一足之论，晋师己亥渡河有三豕之文。非夫大圣至明，孰能原析之乎？论语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。”易称：“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。”故纠其谬曰正失也。

### 乐正后夔一足

俗说夔一足而用精专，故能调畅於音乐。

谨按《吕氏春秋》：“鲁哀公问於孔子：‘乐正夔一足，信乎？’孔子曰：‘昔者舜以夔为乐正，始治六律，和均五声，以通八风，而天下服。重黎又荐能为音者，舜曰：“夫乐天地之精，得失之节，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。夔能和之，平天下，若夔一足矣。”故曰夔一足，非一足行。’”

### 丁氏穿井得一人

俗说丁氏家穿井，得一人於井中也。

谨按《吕氏春秋》：“宋丁氏无井，常一人溉汲於外。及自穿井，喜而告人：‘吾穿井得一人。’传之，闻於宋君，公问其故，对曰：‘得一人之使，非得一人於井中也。’”

### 封泰山禅梁父

俗说岱宗上有金篋玉策，能知人年寿修短。武帝探策得十八，因读曰八十，其後果用耆长。武帝出玺印石，裁有兆朕，奉车子侯即没其印，乃止。武帝畏恶，亦杀去之。封禅书说：“黄帝升封泰山，於是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。黄帝上骑，群臣後宫从者七十余人，小臣独不得上，乃悉持龙髯，拔堕黄帝之弓。小臣百姓仰望黄帝不能复，乃抱其弓而号，故後世因曰乌号弓。”孝武皇帝时，齐人公孙卿言：“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，今历正值黄帝之日，圣主亦当上封，则能神仙矣。”

谨按《尚书》、《礼》：“天子巡守，岁二月至于岱宗。”孔子称：“封泰山，禅梁父，可得而数七十有二。”盖王者受命，易姓改制，应天下太平，功成封禅，以告平也。所以必於岱宗者，长万物之宗，阴阳交代，触石而出，肤寸而合，不崇朝遍雨天下，唯泰山乎。封者立石高一丈二赤，克之曰：“事

天以礼，立身以义，事父以孝，成民以仁。四守之内，莫不为郡县，四夷八蛮，咸来贡职。与天无极，人民蕃息，天禄永得。”祭上玄尊，而俎生鱼。坛广十二丈，高三尺，阶三等。必於其上，示增高也；克石纪号，著己绩也。或曰金泥银绳，印之玺。下禅梁父，礼祠地主，去事之杀，示增广也。禅谓坛，单当有所与也。三皇禅於绎绎，明己功成而去，德者居之。绎绎者，无所指斥也。五帝禅于亭亭，德不及於皇。亭亭名山，其身禅于圣人。三王禅於梁父，梁者信，父者子，言父子相信与也。

孝武皇帝封广丈二尺，高九尺，其下有玉牒书，书秘。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，五色土益杂封，纵远方奇兽飞禽及白雉，加祠兕牛犀象之属。其享曰：“天增授皇帝泰元神，周而复始，皇帝敬拜泰灵。”其夜有光如流星，昼有白云起封中。于是作明堂汶上，令诸侯各治邸。车驾前後五至祠，以元鼎六年告封，改为元封，武帝已年四十七矣，何缘反更得十八也。就若所云，明神祸福必有徵应，权时倒读，焉能诞招期乎！奉车子侯骖乘弄臣，不预封事，何因操印没石乃止？暴病而死、悼惕无已。又言武帝与仙人对博，棋没石中，马蹄迹处于今尚存，虚妄若此，非一事也。

予以空伪承乏东岳，忝素六载，数经祈祠，咨问长老贤通上泰山者云，谓玺处克石文昧难知也，殊无有金篋玉牒探筹之事。春秋以为传闻不如亲见，见之人斯为审矣。传曰：“五帝圣焉死，三王仁焉死，五伯智焉死。”其陨落崩薨之日，不能咸至百年。诗云：“三后在天。”论语曰：“古皆没。”太史记：“黄帝葬於桥山。”骑龙升天，岂不怪乎！乌号弓者，柘桑之林，枝条畅茂，乌登其上，下垂著地，乌适飞去，从後拨杀，取以为弓，因名乌号耳。

叶令祠俗说孝明帝时，尚书郎河东王乔迁为叶令，乔有神术，每月朔常诣台朝。帝怪其来数而无车骑，密令太史候望。言其临至时，常有双凫从东南飞来。因伏伺，见凫，举罗，但得一双鞋耳。使尚方识视，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。每当朝时，叶门鼓不击自鸣，闻於京师。後天下一玉棺於厅事前，令臣吏试入，终不动摇。乔曰：“天帝独欲召我。”沐浴服饰，寝其中，盖便立覆。宿夜葬於城东，土自成坟。县中牛皆流汗吐舌，而人无知者。百姓为立祠，号叶君祠。牧守班录，皆先谒拜。吏民祈祷，无不如意；若有违犯，立得祸。明帝迎取其鼓，置都亭下，略无音声，但云“叶”。太史候望，在上西门上，遂以占星辰，省察气祥。言此令即仙人王乔者也。

谨按《春秋左氏》传：叶公子高，姓沈名诸梁，古者令曰公，忠於社稷，惠恤万民，方城之外，莫不欣戴。白公胜作乱，杀子西、子期，劫惠王以兵。叶公自叶而入，至于北门，或遇之曰：“君胡不胄？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。盗贼之矢若伤君，是绝民望也。若之何不胄？”乃胄而进。又遇一人：“何为胄？国人望君如望岁焉，日日以几。若见君面，是得艾也。人知不死，其亦无有奋心，犹将旌君以徇於国，而又掩面以绝民望，不亦甚乎？”乃免胄而进之，与国人攻白公。白公奔山而逝，生烹石乞，迎反惠王，整肃官司，退而老於叶。及其终也，叶人追思而立祠。功施於民，以劳定国，兼兹二事，固祠典之所先也。此乃春秋之时，何有近孝明乎！

周书称：“灵王太子晋，幼有盛德，聪明博达，师旷与言，弗能尚也。晋年十五，顾而问曰：“吾闻大师能知人年之短长也。”师旷对曰：“女色赤白，女声清，女色不寿。”晋曰：“然，吾後三年将上宾於天，女慎无言，祸将及女。”其後太子果死。孔子闻之曰：“惜夫！杀吾君也！”後世以其自豫知



其死，传称王子乔仙。或人问仙，杨雄以为 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殒落，文王葬毕，孔子葬鲁城之北。独不爱其死乎？知非人之所能也。生乎！生乎！吾恐名生而实死也。

国家畏天之威，思求谴告，故於上西门城上候望。近太史寺，令丞躬亲。灵台位国之阳，别安在宫中，惧有得失，故参之也。何有伺一飞鳧，遂建其处乎！世之矫诬，岂一事哉！

燕太子丹仰叹，天为雨粟，乌白头，马生角，厨中木象生肉足，井上株木跳度。读俗说燕太子丹为质於秦，始皇执欲杀之，言能致此瑞者，可得生活。丹有神灵，天为感应，於是遣使归国。

谨按太史记：燕太子丹质秦，始皇遇之益不善，丹恐而亡归。归求勇士荆轲、秦武阳，函樊於期之首，贡督亢之地图。秦王大悦，礼而见之。变起两楹之间，事败而荆轲立死。始皇大怒，益发兵伐燕。燕王走保辽东，使使斩丹以谢秦，燕亦遂灭。丹畏死逃归耳，自为其父所戮，手足圯绝，安在其能使雨粟其余云云乎！原其所以有兹语者，丹实好士，无所爱吝也，故闾阎小论饬成之耳。

## 孝文帝

孝成皇帝好诗、书，通览古今，闲习朝廷仪体，尤善汉家法度故事。常见中垒校尉刘向，曰：“世俗多传道孝文皇帝，小生於军，及长大有识，不知父所在，日祭於代东门外。高帝数梦见一儿祭己，使使至代求之，果得文帝，立为代王。及後徵到，後期不得立，日为再中。及即位为天子，躬自节俭，集

上书囊以为前殿帷，常居明光宫听政。为皇太簿后持三年服，庐居枕块如礼，至以发大病，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丧，更制三十六日服。治天下致升平，断狱三百人，粟升一钱，有此事不？”

向对曰：“皆不然。谨按汉高三年，魏王豹叛汉附楚，汉使大将韩信击虜豹姬薄夫人，传诣雒阳织室。汉王见薄姬，内後官幸之，生文帝。二年而为王者子，常居宫阙内，不弃捐军中，祭代东门。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己酉夕即位，就未央，幸前殿，下赦令。即位时以昏夜，日不再中。文帝虽节俭，未央前殿至奢，雕文五采，尽华棖璧铛，轩槛皆饰以黄金，其势不可以书囊为帷。奢俭好丑，不相副侔。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己亥崩未央宫，在时平常听政宣室，不居明光宫。及薄太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，葬南陵。文帝先太后崩，不为皇太簿后持三年服。文帝遵汉家基业初定，重承军旅之後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难。故文帝宜修秦余政教，轻刑事少，与之休息，以俭约节欲自持，初开籍田，躬劝农耕桑，务民之本。即位十余年，时五谷丰熟，百姓足，仓廩实，蓄积有余。然文帝本修黄、老之言，不甚好儒术，其治尚清净无为。以故礼乐庠序未修，民俗未能大化，苟温饱完给，所谓治安之国也。其後匈奴数犯塞，侵扰边境。单于深入寇掠，贼害北地都尉，杀略吏民，系虜老弱，驱畜产，烧积聚，候骑至甘泉，烽火通长安，京师震动，无不忧懣。是时大发兴材官骑士十余万军长安，帝遣丞相灌婴击匈奴，文帝自劳兵至太原、代郡。由是北边置屯待战，设备备胡，兵连不解，转输骆驿，费损虚耗。因以年岁不登，百姓饥乏，谷余常至石五百，时不升一钱。前待诏贾捐之为孝元皇帝言：‘太宗时民赋四十，断狱四百余。’案太宗时民重犯法，治理不能过中宗之世，地节元年天下断狱四万七千余人。如捐

之言复不类，前世断狱皆以万数，不三百人。文帝即位二十三年，日月薄蚀，地数震动，毁坏民庐舍，关东二十九山同日崩溃水出，河决酸枣，大风坏都，雨雹如桃李，深者厚三尺，狗马及人皆生角，大雪，蝗虫。文帝下诏书曰：‘间者阴阳不调，日月薄蚀，年谷不登，大遭旱蝗饥馑之害，谪见天地，灾及万民，丞相、御史议可以佐百姓之急。’惟此事类，似不及中宗之世，不可以为升平。”

上曰：“吾於临朝统政施号令何如？”向未及对，上谓向：“校尉帝师傅，耆旧洽闻，亲事先帝，历见三世得失。事无善恶，如闻知之，其言勿有所隐。”向曰：“文帝时政颇遗失，皆所谓悔吝小疵耶。尝辇过郎署，问中郎冯唐以赵将廉颇、马服。唐言：‘今虽有此人，不能用也。’推辇而去，还归禁中，召责让唐。唐顿首陈言：‘闻之於祖父，道廉颇、李牧为边将，市租诸入皆输莫府，而赵王不问多少。日击牛洒酒，劳赐士大夫，赏异有故，能立威名。今臣窃闻云中太守魏尚，边之良将也。匈奴常犯塞为寇，尚追之，吏士争居前，乐尽死力。斩首上功，误差数级，下之吏，尚竟抵罪。由是言之，虽得廉颇、李牧不能用也。’及河东太守季布治郡有声，召欲以为御史大夫。左右或毁言使酒，後不用，布见辞去，自陈曰：‘臣幸得侍罪河东，无故而见徵召，此人必有以臣欺国者；既到无用，此人亦有以毁伤臣者。今以一人言则进之，以一人言则退之，臣恐天下有以见朝廷短也。’上有惭色，卒遣布之官。及太中大夫邓通以佞幸吮痂脓汁见爱，拟於至亲，赐以蜀郡铜山，令得铸钱，通私家之富，侔於王者、封君。又为微行，数幸通家。文帝代服衣 裘毡帽，骑骏马，从侍中、近臣、常侍、期门武骑猎渐台下，驰射狐兔，果雉刺彘。是时待诏贾山谏，以为不宜数从郡国贤良吏出游猎，重令此人负名不称其与。及太

中大夫贾谊亦数陈止游猎。是时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，宜又恶通为人，数廷讥之，由是疏远，迁为长沙太傅。既之官，内不自得。及渡湘水，投吊书曰：‘ 茸尊显，佞谀得意。 ’ 以哀屈原离谗邪之咎，亦因自伤为邓通等所 也。 ”

成帝曰：“ 其治天下孰与孝宣皇帝？ ” 向曰：“ 中宗之世，政教明，法令行，边境安，四夷亲，单于款塞，天下殷富，百姓康乐，其治过於太宗之时。亦以遭遇匈奴宾服，四夷和亲也。 ”

上曰：“ 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几至太平，其德比周成王，此语何从生？ ” 向对曰：“ 生於言事。文帝礼言事者，不伤其意，群臣无小大，至即便从容言。上止辇听之，其言可者称善，不可者喜笑而已。言事多褒之，後人见遗文则以为然。世之毁誉，莫能得实，审形者少，随声者多，或至以无为有。故曰尧、舜不胜其善，桀、纣不胜其恶。桀、纣非杀父与君也，而世有杀君父者，人皆无道如桀、纣，此不胜其恶故。若文帝之仁贤，不胜其善，世俗褒扬，言其德比成王，治几太平也。然文帝之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，忍容言者，含咽臣子之短，此亦通人难及，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。如其聪明远识，不忘数十年事，制持万机，天资治理之材，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。向以为如此。及至世间言文帝小生於军中，长大祭代东门外，使者求得之，因立为代王，徵当即位，後期，日为之再中；集上书囊以为前殿帷，常居明光宫听政，为簿太后持三年服，治天下致升平，断狱三百人，粟一升一钱，凡此十余事，皆俗人所妄传，言过其实及傅会，或以为前皆非是。 ” 如刘向言。

### 淮南王安神仙

俗说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，作鸿宝苑秘枕中之书，铸成黄白，白日升天。

谨按《汉书》：淮南王安天资辨博，善为文辞，孝武以属诸父，甚尊之。招募方伎怪迂之人，述神仙黄白之事，财殫力屈，无能成获。乃谋叛逆，克皇帝玺，丞相、将军、大夫已下印，漠使符节法冠。赵王彭祖、列侯让等议曰：“安废法，行邪僻、诈伪心，以乱天下，营惑百姓，背叛宗庙。春秋‘无将，将而必诛。’安罪重於将，反形已定，图书印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。”丞相弘、廷尉汤以闻，上使宗正以符节治王。安自杀，太子诸所与谋皆收夷，国除为九江郡。亲伏白刃，与众弃之，安在其能神仙乎！安所养士或颇漏亡，耻其如此，因饰诈说。後人吠声，遂传行耳。

### 王阳能铸黄金

《汉书》说：王阳虽儒生，自寒贱，然好车马衣服，极为鲜好，而无金银文绣之物。及迁徙去处，所载不过囊衣，不蓄积余财。去位家居，亦布衣疏食。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，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。

谨按太史记：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属，求三山於海中，通甬

道，隐形体，弦诗想蓬莱，而不免沙丘之祸。孝武皇帝兹益迷谬，文成、五利处之不疑，妻以公主，赐以甲第，家累万金，身佩四印，辞穷情得，亦旋泉裂。淮南王安锐精黄白，庶几轻举，卒离亲伏白刃之罪。刘向得其遗文，奇而献之。成帝令典尚方铸作事，费甚多，而方不验。劾向大辟，系须冬狱，兄阳城侯乞入国半，故得减死。秦汉以天子之贵，四海之富，淮南竭一国之贡税，向假尚方之饶，然不能有成者，夫物之变化固自有极，王阳何人，独能乎哉！语曰：“金不可作，世不可度。”王阳居官食禄，虽为鲜明，车马衣服，亦能几所，何足怪之。乃傅俗说，班固之论陋於是矣。

### 宋均令虎渡江

九江多虎，百姓苦之。前将募民捕取，武吏以除赋课，郡境界皆设陷阱。後太守宋均到，乃移记属县曰：“夫虎豹在山，鼯鼯在渊，物性之所托。故江、淮之间有猛兽，犹江北之有鸡豚。令数为民害者，咎在贪残，居职使然。而反逐捕，非政之本也。”坏槛井，勿复课录，退贪残，进忠良。後虎悉东渡江，不为民害。

谨接《尚书》：“武王戎车三百两，虎贲三千人，擒纣於牧野。”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。《诗》美南仲“阚如哮虎”。《易》称：“大人虎变，其文炳；君子豹变，其文蔚。”《传》曰：“山有猛虎，草木茂长。”故天之所生，备物致用，非以伤人也。然时为害者，乃其政使然也。今均思求其政，举清黜浊，神明报应，宜不为灾。江渡七里，上下随流，近有二十

余。虎山栖穴处，毛鬣岂能犯阳侯、凌涛濑而横厉哉！俚语：“狐欲渡河，无奈尾何。”舟人楫棹，犹尚畏怖，不敢迎上与之周旋。云悉东渡，谁指见者？尧、舜钦明在上，稷、契允懿於下。当此时也。宁复有虎耶？若昫登据三事，德被四海，虎岂可抱负相随，乃至鬼方绝域之地乎！

彭城相袁元服俗说元服父字伯楚，为光禄勋，於服中生此子。时年长矣，不孝莫大於无後，故收举之。君子不隐其过，因以“服”为字。

谨按元服名贺，汝南人也。祖父名原，为侍中。安帝始加元服，百官会贺，临严垂出而孙适生。喜其嘉会，因名曰贺，字元服。原父安为司徒，忠蹇匪躬，竭诚事国，启发和帝，诛讨窦氏。中兴以来，最为名宰，原有堂构之称，矜於法度。伯楚名彭，清拟夷、叔，政则冉、季，历典三郡，致位上列。贺早失母，不复继室，云“曾子失妻而不娶，曰吾不及尹吉甫，子不如伯奇。以吉甫之贤，伯奇之孝，尚有放逐之败，我何人哉！”及临病困，敕使留葬，侍卫先公。“慎无迎取汝母丧柩，如亡者有知，往来不难；如其无知，只为烦耳。虞舜葬於苍梧，二妃不从，经典明文，勿违吾志。”清高举动，皆此类也。何其于服中生子而名之贺者乎！虽至愚人，犹不云耳。

予为萧令，周旋谒辞故司空宣伯应，贤相把臂言：“易称：‘天地大德曰生。’今俗间多有禁忌，生三子者，五月生者，以为妨害父母，服中子犯礼伤孝，莫肯收举。袁元服功德爵位，子孙巍巍，仁君所见。越王勾践民生三子与乳母，孟尝君对其父：‘若不受命於天，何不高户，谁能及者。’夫学问贵能行，君体博雅，政宜有异乎！”答曰：“齐、楚之事，敬闻命矣。至於元服，其事如此。明公既为乡里，超然远览，何为过聆晋语，简在心事乎！”於是欣然悦服，续以大言：“苟有过，人

必知之，我能胜仲尼哉！”元服子夏甫，前後徵命，终不降志，亚作者之遗风矣。正甫亦有重名，今见沛相。载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，恐多有宣公之论，故备记其终始。



## 卷三

### 愆礼

夫圣人之制礼也，事有其制，曲有其防，为其可传，为其可继。贤者俯就，不肖 及。是故子张过而子夏不及，然则无愈。子路丧姊期而不除，仲尼以为大讥，况於忍能矫情直意而已也哉！诗云：“不愆不忘，帅由旧章。”论语：“不为礼，无以立。”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礼也。

九江太守武陵陈子威，生不识母，常自悲感。游学京师，还於陵谷中，见一老母，年六十余，因就问母姓为何。曰：“陈家女李氏。”“何故独行？”曰：“我孤独，欲依亲家。”子威再拜长跪自白曰：“子威少失慈母，姓陈，舅氏亦李。又母与亡亲同年，会遇於此，乃天意也。”因载归家，供养以为母。

谨按《礼》：“继母如母，慈母如母。”谓继父之室，慈爱己皆有母道，故事之如母也，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！世间共传丁兰克木而事之，今此之事，岂不是似。如仁人恻隐，哀其无归，直可收养，无事正母之号耳。

## 大将军掾敦煌宣度为师大常张文明制杖

谨按《礼记》：“孔子之丧，门人疑所服。子贡曰：‘昔夫子之丧颜渊，若丧子而无服，至子路亦然。请丧夫子如父而无服。’”“群居则 ，出则否。”今人乃为制杖，同之於父，论者既不匡纠，而云观过知仁，谓心之哀恻终始一者也。凡今杖者皆在权威之门，至有家遭齐衰同生之痛，俯伏坟墓而不归来，真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也。无他也，庶福报耳。凡庸小生，夫何讥称。然宣度凉州知名士，吾是以云耳。

山阳大守汝南薛恭祖，丧其妻不哭，临殡，於棺上大言：“自同恩好四十余年，服食禄赐，男女成人，幸不为夭，夫复何恨哉！今相及也。”

谨按礼：为适妻杖，重於宗也。妻者既齐於己，澄洒酒以养姑舅，契阔中馈，经理蚕织，垂统传重，其为恩笃勤至矣。且鸟兽之微，尚有回翔之思，啁??之痛。何有死丧之感，终始永绝，而曾无恻容。当内崩伤，外自矜饬，此为矫情，伪之至也。俚语：“妇死腹悲，唯身知之。”又言“妻非礼所与”，此何礼也，岂不悖哉！大尉山阳王龚与诸子并杖，太傅汝南陈蕃、袁隗皆制衰 ，列在服位，躬入隧，哀以送之，近得礼中，王公诸子魏杖亦过矣。

弘农太守河内吴匡伯康，少服职事，号为敏达。为侍御史，与长乐少府黄琼共佐清河王事，文书印成，甚嘉异之。後匡去济南相，琼为司空，比比援举，起家拜尚书，迁弘农。班诏劝耕，道於澠池，闻琼薨，即发丧制服，上病，载辇车还府。

谨按《春秋》：“大夫出使，闻父母之丧，徐行而不反；君追还之，礼也。”匡虽为琼所援举，由郡县功曹、州治中、兵曹位朝廷尚书也，凡所按选，岂得复为君臣者耶！今匡与琼其是矣。剖符守境，劝民耕桑，肆省冤疑，和解仇怨，国之大事，所当勤恤。而顾私恩，傲很自遂，若宫车晏驾，何以过兹。论者不深察而归之厚，多有是言，及其人患失，而亦曰其然。司室袁周阳举荀慈明有道，太尉邓柏条举訾孟直方正，二公薨，皆制齐衰，世非一然。荀、訾通儒，於义足责。或举者名位斥落，子孙无继，多不亲至，何乃衰乎！过与不及，古人同称，吊服之制斯近之矣。

河南尹太山羊翮祖在家，平原相封子衡葬母，子衡故临太山数十日，时翮祖去河南矣。子衡四从子曼慈复为太山，士大夫用此行者数百人，皆齐衰带。时与太尉府自劾归家，故侍御史胡母季皮独过相候，求欲作衰，谓“君不为子衡作吏，何制服？”曰：“众人若此，不可独否。”又谓“足下径行自可，今反相历令子失礼，仆豫愆，古有吊服，可依其制”。因为裁缟冠帻袍单衣，定，大为同作所非。然颍川有识陈元方、韩元长、綦毋广明咸嘉是焉。

谨按礼：为旧君齐衰三月。谓策名委质为臣吏者也。子衡临郡日浅，无他功惠，又非其身。翮祖位则亚卿，雅有令称，义当纲纪人伦，为之节文，而首倡导犯礼违制，使东岳一郡朦朦焉，岂不悯哉！由成卅人失礼，子举为之衰。虽失于子衡，归于曼慈者矣。

太原郝子廉，饥不得食，寒不得衣，一介不取诸人。曾过姊饭，留十五钱，默置席下去。每行饮水，常投一钱井中。

谨按《易》称：“天地交，万物生；人道交，功勋成。”语：“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，弊之而无憾。”士相见之礼，

费用 居雉，受而不距，而交答焉，唯祭饭然後拜之。孔子食於施氏，未尝不饱，何有同生之家而顾钱者哉！伤恩薄礼，弊之至也。孟轲讥仲子吐 之羹而食井上苦李，鲍焦耕田而食，穿井而饮，非妻所织不衣，饿於山中食枣。或问之：“此枣子所种耶？”遂呕吐立枯而死。世不乏异，惟其似旃。孔子疾时贪昧，退思狂狷，狷者有所不为，亦其介也。

南阳张伯大，邓子敬小伯大三年，以兄礼事之。伯卧床上，敬寝下小榻，言常恐，清旦朝拜。俱去乡里，居缙氏城中，亦教授坐养声价，伯大为议郎、益州太守，子敬辟司徒，公车徵。

谨按《礼记》：“十年兄事之，五年肩随之。”《诗》云：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”朋友 各长其仪也。凡兄弟相爱，尚同舆而出，同床而寝。今相校三年耳，幸无骨肉之属，坐作鬼怪，旦朝言恐。论语：“恭而无礼则劳。”且晏平仲称善与人交，岂徒拜伏而已哉！易设四科，出处语默。传曰：“朝廷之人，入而不能出；山林之民，往而不能反。”二者各有所长，而弃圣绝知， 世保真，当窞深山，乐天知命。今居缙氏，息偃城郭，往来帝都，招延宾客，无益诲人，拱默而已。饰虚矜伪，诋世耀名，辞细即巨，终为利动。《春秋》讥宋伯姬而不妇，今二子屑屑，远大失矣！公车徵士汝南袁夏甫，少举孝廉，为司徒掾，人间之事，无所关也。其後闭户塞牖不见宾客，清旦东向再拜朝其母。母念，时往就之。子亦不得见，复 俞拜耳。头不著巾，身无单衣，足常木 ，食止姜菜。云：“我无益家事。”莫之能强，及母终亡，不列服位。

谨按《孝经》：“生事爱敬，死事哀戚。”一家之中，谕若异域，下床 拜，远於爱敬者矣。祖载崩隧，又不能送，远于哀戚者矣。巾所以饰首，衣所以蔽形，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别於夷狄者也。唯丧者、讼者露首草舍，余曷有哉！长沮、丈人

避世之士，由讯子路，杀鸡黍见其子焉。何有藏一室中，不出户庭，以此为高，斯亦幸々。鲤趋而过庭，闻诗闻礼，而陈亢喜於得三。不当近之，何乃若兹乎！

公车徵士豫章徐孺子，比为太尉黄琼所辟，礼文有加。孺子隐者，初不答命。琼薨既葬，负算齏一盘，哭於坟前。孙子琰，故五官中郎将，以长孙制杖，闻有哭者，不知其谁，亦於倚庐哀泣而已。孺子无有谒刺，事讫便去。子琰大怪其故，遣琼门生茅季玮追请辞谢，终不肯还。

谨按礼，凡吊丧者，既哭，兴踊，进问其故，哀之至也。孺子所以经三千里越度山川而亲至者，非徒徇於己，顾义报乎。哭坟前是也，讫，当即其帐衾问劳子琰。子琰宿有善名，在礼无违。傥见微阙，教诲可乎，如何忽甚於路人。昔黔敖忽於嗟来，然君子犹以为其嗟可去，谢可食。今与黄有恩故矣，孝子寝伏苦块。又孺子到便诣坟，无介，夫何为哉！

## 卷四

### 过誉

孔子称：“大哉！中庸之为德，其至矣乎！”又曰：“君子之道，忠恕而已。”至於讦以为直，隐以为义，枉以为厚，伪以为名，此众人之所致誉，而明主之所必讨。盖观过知仁，谓中心笃诚而无妨於化者，故覆其违理曰过誉也。

长沙太守汝南郅恽君章，少时为郡功曹。郡俗冬飧，百里内县皆齏牛酒到府宴饮。时太守司徒欧阳歙临飧礼讫，教曰：“西部督邮繇延，天资忠贞，稟性公方，典部折冲，摧破奸雄，不严而治。书曰：‘安民则惠，黎民怀之。’盖举善以教，则不能者劝。今与诸儒共论延功，显之于朝。”主簿读教，户吏引延受赐。恽前跪曰：“司正举觥，以君之罪，告谢于天。明府有言而误，不可覆掩。按延资性贪邪，外方内圆，朋党构奸，罔上害民，所在荒乱，虚而不治，怨慝并作，百姓苦之。而明府以恶为善，股肱莫争。此既无君，又复无臣。君臣俱丧，孰与偏有。君虽倾危，臣子扶持，不至於亡，恽敢再拜奉觥。”歙甚惭。

谨按礼，谏有五，风为上，谄为下。故入则造膝，出则诡辞，善则称君，过则称己。暴谏露言，罪之大者。而歙於飧中

用延为吏，以紫乱朱，大妨王命。造次颠沛，不及讽谕，虽举觥强款可行也。今恇久见授任，职在昭德塞违，为官择人，知延贪邪，罔上害民，所在荒乱，怨慝并作，此为恶积愆，非一旦一夕之渐也。孔子以匹夫，朋徒无几，习射矍相之圃，三哲而去者过半。汝南，中土大郡，方城四十，养老复敬，化之至。延奸彰，无与比崇。臧文仲有言：“见无礼於君者，若鹰之逐鸟雀，农夫之务去草也。”何敢宿留。不即弹黜奸佞，而须於万人之中乃暴引之，是为陷君。君子不临深以为高，不因少以为多，况创病君父以为己功者哉！而论者苟眩虚声，以为美谈。汝南，楚之界也，其俗急疾有气决。然自君章之後，转相放式，好干上怵伎，以采名誉，末流论起於爱憎，而政在陪隶也。

司空颖川韩棱，少时为郡主簿。太守葛兴被风病，恍忽误乱，棱阴扶辅其政，出入二年，署置教令，无愆失。兴子尝出教欲转徙吏，棱执不听，由是发露被考，兴免官，棱坐禁固。章帝即位，一切原除也。

谨按《易》称：“守位以仁。”尚书：“无旷庶官。”诗云：“彼君子不素飧兮。”《论语》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汉典吏病百日应免，所以恤民急病，惩俗逋慝也。今兴官尊任重，经略千里，当听讼侍祠，班诏劝课，早朝盥食，夕惕若厉，不以荣禄为乐，而以黔首为忧。位过招殃，灵督其，风疾恍忽，有加无瘳。棱统机括，知其虚实，当听上病，以礼选引。何有上欺天子，中诬方伯，下诳吏民！扶辅毫乱，政自己出，虽幸无阙，罪已不容於诛矣。为人谋而不忠，爱人而以姑息，凡人不可，况於君子乎！上令兴负贪昧之罪，子被署用之愆，章问汹汹，父子湮没。执事如此，谓礼义何。棱宜禁固终身，中原非是。

太原周党伯况，少为乡佐发党过於人中辱之。党学春秋长安，闻报讎之义，辍讲下辞归报讎。到与乡佐相闻，期斗日。乡佐多从正往，使乡佐先拔刀，然後相击。佐欲直令正击之，党被创困乏。佐服其义勇， 舆养之，数日苏兴，乃知非其家，即径归，其立勇果乃至于是。

谨按《孝经》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乐正子春下堂而伤足，三月不出，既瘳矣，犹有忧色。身无择行，口无择言，修身慎行，恐辱先也。而伯况被发，则得就业，乡佐虽云凶暴，何缘侵己。今见辱者，必有以招之，身自取焉，何尤於人。亲不可辱，在我何伤。凡报讎者，谓为父兄耳，岂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！既远春秋之义，殆令先祖不复血食，不幸不智，而两有之。归其义勇，其义何居！

汝南陈茂君因为荆州刺史，时南阳太守灌恂本名清能，茂不入宛城，引车到城东，为友人卫修母拜，到州。修先是茂客，仕苍梧还。到修家，见修母妇，说修坐事系狱当死。因诣府门，移辞乞恩，随辈露首入坊中，容止严恪，须眉甚伟。太守大惊，不觉自起立，赐中延请，甚嘉敬之，即焉出修，南阳士大夫谓茂能解救修。茂弹绳不挠，修竟极罪，恂亦以它事去。南阳疾恶杀修，为之语曰：“修卫有事，陈茂活之；卫修无事，陈茂杀之。”

谨按《春秋》，王人之微，处于诸侯之上，坐则专席，止则专馆，朱轩驾驷，威烈赫奕。就恂素为官速谤，当便入传，引见诘问，纠其脏状，以时列闻。文王日昃不暇食，周公坐而俟旦，且非为己私，皆公也。何有忘百姓涂炭之急，便乃光昭旧交之门乎！鲍宣州牧行部，多宿下亭，司直举劾，以为轻威损命，坐之刑黜。今茂泯弃天常，进止由己，孰使毁之，小人誉之，自我为之，古人病诸，以为大讥。茂与修善，由鸱 之



爱其子，适所以害之者。

度辽将军安定皇甫规威明，连在大位，欲退避弟，数上病，不见听。会友人上郡太守王 物故，规素缟到下亭迎丧，发服送之。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，言规擅远军营，赴私违公，当及举奏。答曰：“威明欲得避弟，故作激发。我为朝廷惜其功用，何能为此私家计耶！”规後为中郎将，督并、凉、益三州。时有党事，惧见及，因先自上言：“臣前荐故太常张焕，才任将帅，是附党也。又臣论输左校时，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，是为党人所附也。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，盖忧难与处，乐其亟决。”

谨按《诗》云：“淑人君子，其仪不忒。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”传曰：“一心可以事百君，百心不可事一君。”论语：“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。”立朝忘家，即戎忘身，身且忘之，况於弟乎！方殊俗越溢，大为边害，朝廷比辟公盱食，规义在出身折冲弭难，而诛伐已定，当见镇慰，何有挟功苟念去位。弟实隽德，不患无位，而徒 茸，何所堪施，强推轂之，乱仪千度。孝武皇帝为骠骑将军霍去病治第舍，敕令视之，曰：“匈奴不灭，何以家为。”去病外戚未属，一切武夫，尚能抗节洪毅，而规世家纯儒，何独负哉！又以党事先自劳，如有白验，其於及己，而形兆求不可得，唯是从何惮於病。曰“畏舟之危，自投於水，忧难於处，乐其亟决”，主幸必不坐。太誓有云：“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”“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逭。”人之所忌，炎自取之。盖、严、杨恽，勋著王室，言事过差，皆伏大辟，以隆主威，抑骄侵也。规顾弟，私也；离局，奸也；诱巧，诈也；畏舟，慢也。四罪是矣，杀决可也。

南阳五世公为广汉太守，与司徒长史 辽叔同岁。辽叔大

子名旧，才操卤钝，小子髡既见齿乡党。到见股肱曰：“太守与辽叔同岁，恩结缔素，薄命早亡，幸来临郡，今年且以此相饶举其子。如无罪得至後岁，贯鱼之次，敬不有远。”有主簿柳对曰：“明府谨终追远，兴微继绝，然旧实不如髡，宜可授之。”世公於是厉声曰：“丈夫相临，儿女尚欲举之，何谓高下之间耶！释兄用弟，此为故殃段氏之家，岂称相遭遇之意乎！”竟举旧也。世公转换南肠，与东莱太守蔡伯起同岁，欲举其子。伯起自乞子瓚尚弱，而弟琰幸以成人。是岁举琰，明年复举瓚。瓚十四未可见众，常称病遣诣生交，到十八乃始出治剧，平春长。上书：“臣甫弱冠，未任宰御，乞留宿卫。”尚书劾奏增年受选，减年避剧，请免瓚官，诏书左迁武当左尉。会车骑将军冯緄南征武陵蛮夷，緄与伯起同时公府辟，瓚为军曲候。緄归卧家，军功除新阳长，官至下邳相。

谨按古无孝廉，唯有贡士。贡士恩义，经传无以也。春秋诸侯朝觐会遇，大夫亦豫其好。礼记曰：“大夫三月葬，同位毕至。”此言谨终悼亡，不说子弟当见宠拔也。鲁有后成叔聘卫，右宰留而觴之，陈乐而不乐，酒酣而不饮，送以璧，其妻孥宅而居之，分禄而食之，其子长乃反其璧。孔子称：“可寄百里之命，托六尺之孤，临大节而不可夺。”相於之义，具於此矣。语有曰：“白头如新，交盖如旧。箪食壶浆，会於树阴。临别眷眷，念在报效。”何有同岁相临而可拱默者哉！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，若乃世公二郡之举，斯为过矣。然世人亦多浅薄，在者无之，亡者无顾覆之施，饥寒缓急，视之若遗。非徒如此而已，至有可否之际，受刑诛者，人各有心，两不得中。夫孝廉平除则有社稷民人，伤及民人，实宜料度以为後图。

汝南戴幼起，三年服竟，让财与兄，将妻子出客舍中住，官池田以耕种。为上计史，独车载衣资，表“汝南太守上计史

戴绍车”。後举孝廉为陕令。

谨按礼有东宫西宫，辟子之私，不足则资，有余，亦归之於宗也。此言兄弟无离异之义也。凡让财者，类与子弟，子弟尚幼，恩情注，希有与兄。既出之日，可居冢下。冢无屋，宗家犹有赢田庐，田可首粥力者耳，何必官池客舍。既推独车，复表其上，为其饰伪，良亦昭晰。幼起同辟有薛孟尝者，与弟子共居，弟子常求分，力不能止，固乃听之，都与，奴婢引其老者，曰：“与我共事，汝不能使之。”田屋取其荒坏者，曰：“我少时所作买，意所恋也。”器物取其久者，曰：“我服食久，身口安之也。”外有共分之名，内实十三耳。子弟无几尽之，辄复更分，如此者数。传称袁盎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费，此则然矣。论语：“泰伯三让，民无得而称之焉。”何有让数十万，畏人而不知，欲令，乃如是乎！方之袁、薛，差以千里。凡同居，上也；通有无，次也；让，其下耳。况若幼起，仍斯不足贵矣。

江夏太守河内赵仲让，举司隶茂材，为高唐令，密乘舆车径至高唐，变易名姓，止都亭中十余日。默入市里，观省风俗，已，呼亭长，问新令为谁，从何官来，何时到也。曰：“县已遣吏迎，垂有起居。”曰：“正我是也。”亭长怖，遽拜谒，竟，便具吏。其日入舍，乃谒府，数十日，无故便去。为郡功曹，所选颇有不用，因称狂，乱首走出府门。太守以其宿有重名，忍而不罪。後为大将军梁冀从事中郎，冬月坐庭中，向日解衣裘捕虱，已，因倾卧，厥形悉表露。将军夫人襄城君云：“不洁清，当亟推问。”将军叹曰：“是赵从事，绝高士也。”他事若此非一也。

谨按诗云：“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。”左氏传曰：“旧章不可无也。”凡张官置吏，为之律度，故能摄固其位，天下无

覬觐也。今仲让不先谒府，乃径到县，俱谍吏民，尔乃入舍。论语：“升车，必正立，执绥，不内顾。”不掩不备，不见人短。礼记：“户有二屨，不入。将上堂，声必扬。”家且犹若此，况于长吏乎！君子之仕，行其道也。民未见德，唯诈是闻。远荐功曹，策名委质，就有不合，当徐告退。古既待放，须起乃逝，何得乱道，进退自由，傲很天常，若无君父。洪范陈五事，以貌为首。孝经列三法，以服为先。仲让居有田业，加之禄赐，势可免冻馁之厄，未必须冬日之暖也，利不体皆此也。河内，殷之旧都，国分为三，康叔之风既激，而纣之化由存，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，而少实行。

## 卷五

### 十反

易记“出处默语”，书美“九德咸事”，同归殊涂，一致百虑，不期相反，各有云尚而已。是故伯夷让国以采薇，展禽不去於所生；孔丘周流以应聘，长沮隐居而耦耕；墨翟摩顶以放踵，杨朱一毛而不为；干木息偃以藩魏，包胥重玺而存郢；夷吾朱弦以三归，平仲辞邑而濯纓；惠施从车以百乘，桑扈徒步而裸形；宁戚商歌以干禄，颜阖 俞墙而遁荣；高柴趣门以避难，季路求入而陨零；端木结驷以货殖，颜回屡空而弗营；孟献高宇以美室，原宪蓬门而株楹。传曰：“人心不同，有如其面。”古今行事，是则然矣，比其舛曰十反。

大尉沛国刘矩叔方，父字叔辽，累祖卿尹，好学敦整，士名不休扬，又无力援，仕进陵迟。而叔方雅有高问，远近伟之，州郡辟请，未尝答命，往来京师，委质通门。太尉徐防、太傅桓焉，二公嘉其孝敬，慰愍契阔，为之先後，叔辽由此辟公府，博士徵，议郎。叔方尔乃翻然改志，以礼进退，三登台衮，号为名宰。

阳翟令左冯翊田 叔都，兄字威都，俱合纯懿，不限洪祚。叔都最为知名，郡常欲为察授之， 耻越贤兄，惧不得免，因

缘他疾，遂托病。家人妻子莫知其情，人数恐灼，持之有度。後在田舍，天连阴雨，友人张子平·吉仲考等密共穿俞，夺取衣衾，穷夜独处，迫切至矣。然无声响，徒暗暗而已。子平因前抱持曰：“我，某公也。谓汝避兄耳，何意真然耶？天丧斯人，吾侪将何效乎？”相对欷，哀动左右。间积四岁，威都果举迁安定长史，据輜垂，还历乡里，荐祀祖考。叔都沃神坐，俯仰因语。是月，司隶、大尉、大将军同时并辟，为侍御史，举茂才，不幸早陨。威都官至武都太守。

太尉掾汝南范滂孟博，天资聪，辩於持论，举孝廉、光禄主事，京师归德，四方影附。父字叔矩，遭母忧，既葬之後，粥不贍。叔矩谓其兄弟“礼不言事，办杖而起。今俱匍匐号咷，上阙奠酢，下困乞胡口，非孝道也。”因将人客於九江，田种畜牧，多所收获，以解债，负土成冢，立祀。三年服阕，二兄仕进，叔矩以自替於丧纪，独寝坟侧，服制如初，哀犹未歇。郡举至孝，拜中司、勾章长，病去官，博士徵，兄忧不行。

司徒梁国盛允字子翮，为议郎，慕孟博之德，贪树於有礼，谓孟博：“家公区区，欲辟大臣，宜令邑人廉荐之。”孟博厉声曰：“老夫年尊，绝意世事。又海内清高，当路非一。”退而告人：“子翮德我，我不受也。”子翮亦以恨，遂不得辟。孟博病去受事，而常干宰相之职。

谨按礼：“父为士，子为天子。”武王建有周之号，谥大王、王季，言王业肇於此矣。越裳重九译献白雉，周公荐陈祖庙，曰：“先人之德。”有天下，尊归於父，此人道之极。汉诏曰：“海内大乱，兵革并起，朕被坚执锐，自率士卒，犯危难，平暴乱，偃兵息民，天下大安，此皆太公之教训也。今上尊号曰太上皇。”春秋之义，因其可褒而褒之。孝经曰：“敬

其父则子悦。”叔矩则其孝敬，则粥身苦思，率礼无违矣；则其友于，则褒兄委荣，尽其哀情矣；则其学艺，则家法洽览，诲人不倦矣；则其政事，则施于已试，靡有阙遣矣。君子百行，子产有四。凡在他姓，尚宜褒之，况于父乎！敬意之至，犹用夷悦，况于宠族乎！抗爽言以拒厚旨，抑所生以为己高，忍能厉然独享其荣，若乃不令之下愚，流货财于权嬖，此罪人也。田 托疾，上也；刘矩屈体，次也；范滂，吾无取焉耳。

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门为司徒掾，同产子作客杀人系狱，望自劾去，星行电征，数日归趋诣府，露首肉袒，辞谢太守太尉李固，谢与相见，顿头流血，自说“弟薄命早亡，以孤为托，无义方之教，自陷罪恶。息男穿既与知情，幸有微胤，乞以代之”。言甚哀切，李公达于原度，即活出之。

高唐令乐安周纠孟玉为大将军掾，弟子使客杀人，捕得。太守盛亮阴为宿留，纠亦自劾去诣府，亮与相见，不乞请，又不辞谢。亮告宾客：“周孟玉欲作抗直，不恤其亲，我何能枉宪乎！”遂毙于狱。弟妇不哭死子，而哭孟玉，世人误之，犹以为高。

谨按春秋，叔牙为庆父杀般、闵公，大恶之甚。而季子缘狱有所归，不探其情，缓追逸贼，亲亲之道。州吁既杀其君，而虐用其人，石 昔恶之，而厚与焉，大义灭亲，君子犹曰：“纯臣之道备矣。”于恩未也。君亲无将，王诛宜耳。今二家之子，幸非元恶，但望诚心内发，哀情外露，义动君子，合礼中矣。周纠苟执果毅，忽如路人。昔乐羊为魏伐中山，饮其子羹，文侯壮其功而疑其心。秦西巴触命放兽，而孟氏旋进其位。犹不忍，况弟子乎！孟轲讥无恻隐之心。传曰：“于厚者薄，则无所不薄矣。”

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兴，泰山太守周乘子居，为太守李侏

所举，函封未发，俟病物故。夫人于枢侧下帷，见六孝廉曰：“李氏蒙国厚恩，据重任，咨嘉休懿，相授岁贡，上欲报称圣朝，下欲流惠氓隶。今李氏获保首领，以天年终，而诸君各怀进退，未肯发引。妾幸有三孤，足统丧纪。正相追随，蓬学坟柏，何若耀德王室，昭显亡者，亡者有灵，实宠赖之。歿而不朽，此其然乎！”於是周乘顾谓左右：“诸君欲行，周乘当止者，莫逮郎君，尽其哀恻。”乘与郑伯坚即日辞行，祈与黄叔度，郅伯飨，盛孔叔留随 需柩。乘拜郎，迁陵长，治无异称，意亦薄之。某官与祈相反，俱为侍御史，公车令，享相位焉。

谨按孝经：“资于事父以事君。君亲临之，厚莫重焉。”春秋国语：“民生于三，事之如一。”礼：“斩衰，公，士，大夫众臣为其君。”乘虽见察授，函封未发，未离陪隶，不与宾于王爵。诸临城社，民神之主也，义当服勤，关其祀纪。夫人虽有恳切之教，盖子不以从令为孝。而乘器然要勒同侪，去丧即宠，谓能有功异也，明试无效，亦旋告退，安在其显君父德美之有！

河内太守庐江周景仲向，每举孝廉，请之上堂，家人宴饮，皆令平仰，言笑宴宴，如是三四。临发，赠以衣齐，皆出自中。子弟中外，过历职署， 俞於所望。曰：“移臣作子，放之何有！”河内大守司徒颍川韩演伯南，举孝廉，唯临辞一与相见，无所宠拔，曰：“我已举若，岂可令恩偏积於一门乎！”谨按春秋左氏传：“夫举，无他也，唯善所在，亲疏一也。”祁奚称其仇，不为谄；立其子，不为比；举其偏，不为党。建一官而三物成，晋国赖之，君子归焉。盖人君者闭门关窗，号 兆博求，得贤而赏，闻善若惊，无适也，无莫也。周景不综臧否，而务蕴崇之，韩演不唯善是务，越此一概。夫不择而疆用之，与可用而败之，其罪一也。



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、建平长樊绍孟建，俱为司空虞放掾属。放逊位，自劾还家。郡以伊为主簿，迎新太守，曰：“我是宰士，何可委质於二朝乎！”因出门名户，占系陈国。绍曰：“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国，君子不辞下位。”独行服事。後公黄琼大以为恨，移书汝南论正主者吏，绝绍文书，而更辟伊。

谨按春秋尊公曰宰，其吏为士，言於四海无所不统焉。孟轲称不枉尺以直寻，况於枉寻以直尺。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，故三黜而不去，孔子谓之不恭。今绍见编，会以礼游引耳，其义不同於此。伊心明审，自求多福。近灵帝之末，司徒掾弘农董君考上名典，君事不得自劾，暂以家急假。太守季崇请乞相见，俯领功曹，与俱班录讫，乃谢遣。时公袁隗意亦非之，然弹纠。自是之後，弥以滋甚，郡用从事，县用府吏，上下溷淆，良可秽也。诗云：“岁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”国之大纲也，可不申敕小惩而大戒哉！宗正南阳刘祖奉，为郡属曹吏，左骑校尉薛臣君卓为户曹史，太守公孙庆当祠章陵，旧俗常以衣冠子孙、容止端严、学问通览、任顾问者以为御史。时功曹白用刘祖，祖曰：“既托帝王肺腑，过闻前训，不能备光辉胥附之任，而当侧身陪乘，执策握革，有死而已，无能为役。”薛丞因前自白：“今明公垂出，未有御者，虽云不敏，敢充人乏。

裕？补察时阙，言出成谟，大见敬重，亦以祖为高。岁尽，俱举孝廉。

谨按周礼：保氏掌六艺之教，其一曰御。论语曰：“吾何执？执御乎？”子适卫，冉子仆。有，政事之士，列于四友。然犹御者，不为役也。春秋左氏传：晋悼公即位，程郑为乘马御，训群驹知礼。今国家大驾，大仆亲御，他出，奉车都尉，宁可复言执策握革，面辞让之乎？凡黔首皆五帝子孙，何独今之肺腑常见优异也。宗庙之人，或在圳亩，人之化也，何日之

有。旧时长吏质朴，子皆驾御，故曰从儿。君臣父子，其揆一也。臣不肯御，子岂可然？公孙遂偃蹇不使，下陵上替，能无乱乎！刘祖幸免罪戾，而见褒赏，公孙于是失政刑矣！

聘士彭城姜肱伯淮、京兆韦著休明，灵帝践祚，太后临朝，陈、窦以忠见害。中常侍曹节秉国之权，大作威福，冀宠名贵，以弭己谤。於是起家肱为犍为太守，著东海相。肱告其人：“吾以虚获实，蕴藉声价。盛明之际，尚不委质，况今政在家哉！”

遂乘桴浮海，莫知其极。而著以承命，驾言宵征。民不见德，唯戮是闻，论输左校。

谨按易称：“君子之道，或出或隐，或默或语。”传曰：“朝廷之人，入而不能出；山林之士，往而不能返。”言各有长也。孔子嘉虞仲、夷逸作者七人，亦终隐约。姜肱高尚其事，见得思义，岂不绰绰有余裕哉！韦著迈种其德，少有云补可也；虐刑以逞，民心怨痛，德薄位尊，力小任重，古人惧旃，鲜能不及矣。

赵相汝南李统少幼，为冀州刺史阮况所奏耳目不聪明。股肱椽史咸用忿愤，欲诣阙自理。统闻知之，历收其家，遣吏追还曰：“相久忝重任，负於素餐，年渐七十，礼在悬车。顷被疾病，念存首丘，比自乞归，未见听许。州家幸能为，相得去，实上愿也。”居无几，果征。时冀州有疑狱，章帝见问统，统处当详平，克厌上心。帝曰：“君大聪明，刺史侵君。”统曰：“臣受国厚恩，官尊禄重，不能自竭，有以报称。久抱重疾，气力羸露，耳聋目眩，守虚陨越，自分奄忽填壑，猥得承望阙廷，亲见御座，不胜其喜。权胯有瘳，辞出之後，必复故也，刺史不侵臣也。”上悦其逊，即日免况，拜统侍中。

司徒九江朱伥，以年老为司隶虞诩所奏耳目不聪明，见椽

属大怒，曰“颠而不扶，焉用彼相！君劳臣辱，何用为！”於是东阁祭酒周举曰：“昔圣帝明王，莫不历象日月星辰，以为镜戒。荧惑比有变异，岂能手书密以上闻？”侂曰：“可自力也。”举为创草：“臣闻易曰：‘天垂象，见吉凶。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。’臣窃见九月庚辰，今月丙辰，过荧惑於东井，辟金光辉合并，移时乃出。臣经术浅末，不晓天官，见其非常，昭昭再见，诚窃怪之，诚懣愤。夫月者，太阴；荧惑、火星，不宜相干。臣闻盛德之主，不能无异，但当变改有以供御。孔子曰：‘虽明天子，荧惑必谋。’祸福之徵，慎察用之。孝宣皇帝地节元年，月蚀荧惑，明年有霍氏乱。孔子曰：‘火上不可握，荧惑班变不可息志。帝应其修无极。’此言荧惑火精，尤史家所宜察也。楚庄曰：‘灾异不见，寡人其亡。’今变异屡臻，此天以佑助汉室，觉悟国家也。臣诚惧史官畏忌，不敢极言，惟陛下深留圣思，按图书之文，鉴古今之戒，召见方直，极言而靡讳，亲贤纳忠，推诚应人，犹影响也。宋景公有善言，荧惑徙舍，延年益寿。况乎至尊，感不旋日！书曰：‘天威谏。’言天德辅诚也。周公将没，戒成王以左右常伯、常任、准人、缀衣、虎贲，言此五官，存亡之机，不可不谨也。臣愿陛下思周旦之言，详左右清禁之内，谨供养之官，严宿卫之身，申敕屡省，务知戒慎，以退未萌，以此无疆。谨匍匐自力手书密上。”上览侂表，嘉其忠谏。侂目数病，手能细书。诔案大臣，苟肆私意，诮坐上谢，侂蒙慰劳。

谨按《论语》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。”传曰：“心苟不竞，何惮於病？”朱侂位极人臣，视事数年，迄无一言弥缝时阙。又侂年且九十，足以昏愤，义当自引，以避贤路。就使有枉，欣以俟命耳。何能乃发忿，欲自提理。周举为人谋而不忠，维讫匡陈，起自营卫。夫奉义顺

之谓礼，爱人而不以德，不可谓仁，信不由中，文辞何为。向遇中宗、永平之政，救罪不暇，何慰劳之有？李统内省不疚，进对温雅，明主是察，终为长者。

蜀郡太守颖川刘胜季陵去官在家，闭门却扫。岁时致敬郡县，答问而已，无所褒贬，虽自枝叶莫力。太仆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，每至郡县，多所陈说，笺记括属。太守王昱颇厌苦之，语次：“闻得京师书，公卿举故大臣，刘季陵，高士也，当急见徵。”密知以见激，因曰：“明府在九重之内，臣吏惶畏天威，莫敢尽情。刘胜位故大夫，见礼上宾，俯伏甚於螿胃，冷涩比如寒蜒，无能往来，此罪人也。清隽就义，隐居笃学，时所不综，而密达之；冤疑勋贤，成、陈之罪所折，而密启之。明府赏刑得中，令问休扬，虽自天然之姿，犹有万分之一。诗不云乎：‘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’人情所有，庶不为阙。既不善是，多见讥论，夫何为哉！”於是昱甚悦服，待之弥厚。

谨按《论语》：“澹台灭明非公事，未尝至於偃之室也。君子思不出其位。”孟轲亦以为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刘胜在约思纯，其静已甚，若时意宴及，言论折中，亦无嫌也。杜密婆娑府县，干与王政，就若所云，犹有公私。既见讥切，不蹴坐谢负，而多伐善，以为己力，惟颜之厚，博而俗矣。

## 卷六

### 声音

《易》称：“先王作乐崇德，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”《诗》云：“钟鼓 ，磬管 仓々，降福穰穰。书曰：“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。”鸟兽且犹感应，而况于人乎！况于鬼神乎！夫乐者，圣人所以动天地，感鬼神，按万民，成性类者也。故黄帝作咸池，颡项作六茎，啻作五英，尧作大章，舜作韶。禹作夏，汤作护，武王作武，周公作勺。勺，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。武，言以功定天下也。护，言救民也。夏，大承二帝也。韶，继尧也。大章，章之也。五英，英华茂也。六茎，及根茎也。咸池，备矣。

其後周室陵迟，礼乐崩坏，诸侯恣行，竞悦所习，桑间、濮上郑、卫、宋、赵之声，弥以放远，滔湮心耳，乃忘平和，乱政伤民，致疾损寿。重遭暴秦，遂以阡亡。汉兴，制氏世掌大乐，颇能纪其铿锵，而不能说其义。武帝始定郊祀，巡省告封，乐官多所增饰，然非雅正，故继其条畅曰声音也。

昔皇帝使伶伦自大厦之西，昆仑之阴，取竹於 谷，生其窍厚均者，断两节而吹之，以为黄钟之管。制十二 ，以听凤之鸣，其雄鸣为六，雌鸣亦为六。天地之风气正，而十二律定，

五声于是乎生，八音于是乎出，声者，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也。音者，土曰埙，匏曰笙，革曰鼓，竹曰管，丝曰弦，石曰磬，金曰钟，木曰。《诗》曰：“鹤鸣九皋，声闻于天。”《书》曰：“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。”由是言之，声本音末也。

商

谨按刘歆《钟律书》：“商者，章也，物成熟可章度也。五行为金，五常为义，五事为言，凡归为臣。”

角

谨按刘歆《律书》：“角者，触也，物触地而出，戴芒角也。五行为木，五常为仁，五事为貌，凡归为民。”宫谨按刘歆钟律书：“宫者，中也，居中央，畅四方，倡始施生，为四声纲也。五行为土，五常为信，五事为思，凡归为君。”

徵

谨按刘歆《钟律书》：“徵者，祉也，物盛大而繁祉也。五行为火，五常为礼，五事为视，凡归为事。”

羽

谨按刘歆《律书》：“羽者，宇也，物聚藏宇覆之也。五行为水，五常为智，五事为德，凡归为物。”故闻其宫声使人温润而广大，闻其商声使人方正而好义，闻其角声使人整齐而好礼，闻其徵声使人恻隐而博爱，闻其羽声使人善养而好施。宫声乱者则其君骄，商声错者则其臣坏，角声缪者则其民怨，徵声洪者则其事难，羽声差者则其物乱。春宫秋律，百卉必+，秋宫春律，万物必荣，夏宫冬律，雨雹必降，冬宫夏律，雷必发声。夫音乐至重，所感者大。故日知礼乐之情者能作，识礼乐之文者能述。作者之谓圣，述者之谓明，明圣者，述作之谓也。

埙

谨按《世本》：“暴辛公作埙。”诗云：“天之诱民，如埙如篪。”埙，烧土为也，围五寸半，长三寸半，有四孔，其二通，凡为六孔。

笙

谨按《世本》：“随作笙。”长四寸，十二簧，像凤之身，正月之音也，物生故谓之笙。诗云：“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”大笙谓之{巢}，小者谓之和。

鼓

谨按《易》称：“鼓之以雷霆”，圣人则之。不知谁所作也。鼓者，郭也，春分之音也。万物郭皮甲而出，故谓之鼓。周礼六鼓，雷鼓八面，路鼓四面，鼗鼓、晋鼓皆二面。诗云：“击鼓其镗。”论语：“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”管谨按诗云：“依依管声，萧管备举。”礼乐记：“管，漆竹，长一尺，六孔，十二月之音也。象物贯地而牙，故谓之管。”尚书大传：“舜之时，西王母来献其白玉。”昔章帝时，零陵文学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笙，白玉管。知古以玉为管，後乃易之以竹耳。夫以玉作音，故神人和，凤皇义也。

瑟

谨按《世本》：“宓义作。”八尺一寸，四十五弦。黄帝书：“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，帝禁不止，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。”春秋，师旷为晋平公奏清徵之音，有玄鹤二八从南方来，进于廊门之危。再奏之而成列，三奏之则延颈而鸣，舒翼而舞。音中宫商，声闻于天。平公大说，坐者皆喜。平公提觞而起，为师旷寿，反坐而问曰：“音莫悲于清徵乎？”师旷曰：“不如清角。”平公曰：“清角可得闻乎？”师旷曰：“不可。昔黄帝驾象车交龙，毕方并辖，蚩尤居前，风伯进扫，雨师洒道，虎狼在俊，虫蛇伏地，大合鬼神于太山之上，作为清角。今主

君德薄，不足以听之，听之将恐有败。”平公曰：“寡人老矣，所好者音也，愿遂闻之。”师旷不得已而鼓之，一奏之有云从西北起，再奏之暴风亟至，大雨+沛，裂帷幕，破组豆，堕廊瓦，凡坐者散走。平公恐惧，伏于室侧，身遂疾痛，晋国大旱，赤地三年。故曰不务德治而好五音，则穷身之事也。今瑟长五尺五寸，非正器也。

### 磬

谨按《世本》：“毋句作磬。”《尚书》：“豫洲锡贡磬错。”诗云：“笙磬同音。”论语：“子击磬于卫，有荷蕢而过者，曰：‘有心哉！’”钟谨按世本：“垂作钟。”

秋分之音也。《诗》：“鼓钟于宫，声闻于外。”《论语》云：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！”周景王将铸大钟，单穆公谏：“夫先王之制钟也，大不出均，重不过石，律度量衡放是乎生，小大器用于是乎出，故圣人慎之。今王作钟，听之弗及，比之不度钟声不可以知和，制度不可以出节，无益于乐，而鲜民财，将焉用之！”

谨按礼乐记：“漆桶，方，画木，方三尺五寸，中有椎，上用止音焉节。”书曰：“合止，笙牟庸以问。”声所以五者，系五行也，音所以八者，系八风也传曰：八音之变，不可胜听也，由经五艺六而其枝别叶布繁华无已也。

### 琴

谨按《世本》：“神农作琴。”《尚书》：“舜弹五弦之琴，歌南风之诗，而天下治。”《诗》云：“我有嘉宾，鼓瑟鼓琴。”雅琴者，乐之统也，与八音并行。然君子所常御者，琴最亲密，不离于身，非必陈设于宗庙乡党，非若钟鼓罗列于榭悬也。虽在穷阎陋巷陋巷，深山幽谷，犹不失琴。以为琴之



大小得中而声音和，大声不喧哗而流漫，小声不湮灭而不闻，适足以和人意气，感人善心。故琴之为言禁也，雅之为言正也，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。夫以正雅之声，动感正意，故善心胜，邪恶禁。是以古之圣人君子，慎所以自感，因邪禁之适，故近之。间居则为从容以致思焉，如有所穷困，其道闭塞，不得施行，及有所通达而用事，则著之於琴，以抒其意，以下後人。其道行和乐而作者，命其曲曰畅。畅者，言其道之美畅，犹不敢自安，不骄不溢，好礼不以，畅其意也。其遇闭塞忧愁而作者，命其曲曰操。操者，言遇 遭害，因厄穷迫、虽怨恨失意，犹守礼义，不惧不慑，乐道而不失其操者也。伯子牙方鼓琴，钟子期听之，而意在高山，子期曰：“善哉乎！巍巍若太山。”顷之问而意在流水，钟子又曰：“善哉乎！”汤汤若江、河。”子期死，伯牙破琴绝弦，终身不复鼓，以为世无足为音者也。今琴长四尺五寸，法四时五行也。七弦者，法七星也。大弦为君，小弦为臣，文王、武王加二弦，以合君臣之恩。

#### 空侯

谨按《汉书》：孝武皇帝赛南越，禱祠太乙、後土，始用乐人侯调依琴作坎坎之乐，言其坎坎应节奏也，侯以姓冠章耳。或说空侯取其空中。琴瑟皆空，何调坎侯耶，斯论是也。诗云：“坎坎鼓我。”是其文也。

#### 箏

谨按《礼乐记》：“箏，五弦筑身也。”今并、凉二州箏形如瑟，不知谁所改作也。或曰秦蒙恬所造。

#### 筑

谨按太史公记：燕太子丹遣荆轲欲西刺秦王，与客送之易水而设祖道。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歌，为变徵之音，士皆垂发涕+。复为羽声慷慨，而士皆瞠目，发尽上指冠。荆轲入秦，

事败而死，渐离变名易姓为人庸保，匿作于宋子。久之，作苦，闻其家堂上客击筑，伎<广养>，不能毋出言，曰：“彼有善不善。”从者告主曰：“彼庸乃知音，窃言是非。”家丈人作乐，乃前使击筑，一坐称善，赐酒。而渐离念久畏约毋穷已时，乃退，出装匣中巩与其善衣，更容貌而前。莫不惊愕，不与亢礼，以为上客。使击筑歌，无不涕泣而去者。宋子客传之，闻于秦始皇。始皇召见，人有识者，乃高渐离。始皇惜其善击筑，重杀之，乃霍其目。使击巩，未尝不称善。稍益近之，渐离乃以牟公置筑木中，後进得近，举筑朴始皇，不中，于是遂诛。

#### 缶

谨按《易》称：“日 之离，不鼓缶而歌。”诗云：“坎其击缶，宛丘之道。”缶者，瓦器所以盛酒浆，秦人鼓之以节歌。太史公记：：赵惠王与秦昭王会于绳池，秦王饮酒酣，曰：“寡人窃闻赵王好音，请奏瑟。”赵王鼓瑟，秦御史前曰：“某日秦王与赵王饮，令赵王鼓瑟。”蔺相如前曰：“窃闻秦王善为秦声，请奏缶以相乐。”秦王怒，不许。于是相如进曰：“五步之内，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！”左右欲刃，相如张目叱之，皆靡。于是秦王不怿，为一击缶。相如顾召御史书曰：“秦王为赵王击缶也。”

#### 笛

谨按《礼乐记》：武帝时丘仲之所作也。笛者，涤也，所以荡涤邪秽，纳之於雅正也。长一尺四寸，七孔，其後又有羌笛。马融笛赋曰：“近世双笛从羌起，羌人伐竹未及已。龙鸣水中不见己，截竹吹之音相似。剡其上孔通洞之，材以当 过 过便易持。凉君明贤批把谨按此近世乐家所作，不知谁也。以手批把，因以为名。长三尺五寸，法天地人与五行，四弦象四时。

#### 箏

谨按《礼乐记》：“管，三十六簧也，长四尺二寸。”今二十三管。

簧

谨按《世本》：“女娲作簧。”簧，笙中簧也。《诗》云：“吹笙鼓簧，承筐是将。”

谨按《周礼》：“师氏掌教国子吹。”《诗》云：“以不佻替。”乐之器竹管三孔，所以和众声也。

鹿

谨按《世本》：“苏成公作簨。”管乐，长尺一寸。《诗》云：“伯氏吹埙，仲氏吹篪。”箫谨按尚书：舜作“箫韶九成，凤凰来仪。”其形参差，像凤之翼，十管，长一尺。

谨按《礼乐记》：“三孔也。大者谓之笙，小者谓之箛。”菰，谨按《汉书》旧注：“菰，吹鞭也。”菰者，抚也，言其节抚威义。

谨按《汉书注》：“ ， 也。”言其声音 ， 名自定也。

## 第七

### 穷通

《易》称：“悬象著明，莫大乎於日月。”然时有昏晦。《诗》美“滔滔江汉，南北之纪”。然时有壅滞。《论语》：“固天纵之，莫盛於圣。”然时有困否。日月不失其体，故蔽而复明；江、汉不失其源，故穷而复通；圣人不失其德，故废而复兴。非唯圣人俾尔厚，夫有恒者亦允臻矣。是故君子厄穷而不闷，劳辱而不苟，乐天知命，无怨尤焉。故录先否後喜曰穷通也。

孔子困於陈、蔡之间，七日不尝粒，藜羹不糝，而犹弦琴於室。颜回释菜於户外，子路、子贡相与言曰“夫子逐於鲁，削迹於卫，拔树於宋，今复见厄於此。杀夫子者无罪，籍夫子者不禁，夫子弦歌鼓舞，未尝绝音。盖君子之无耻也，若此乎！”颜渊无以对，以告孔子。孔子恬然推琴，喟然而叹曰“由与赐，小人也。召，吾语之。”子路与子贡入，子路曰：“如此可谓穷矣。”夫子曰：“由，是何言也！”

君子通於道之谓通，穷於道之谓穷。今丘抱仁义之道，以遭乱世之患，其何穷之为？故内省不疚於道，临难而不失其德。大寒既至，霜雪既降，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。昔者桓公得之，

晋文公得之曹，越得之会稽，陈、蔡之厄，於丘其幸乎！”自卫反鲁，删《诗》，《书》，定礼乐，制《春秋》之义，著素王之法，复相定公，会于夹谷，昭旧以正其礼，抗辞以拒其侮，齐人谢过，来归郟、穀、龟阴之田焉。

孟轲受业於子思，既通游於诸侯，所言皆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，然终不屈道趣舍，枉尺以直寻。尝仕於齐，位至卿，後不能用。孟子去齐，尹士曰：“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、武，则是不明也；识其不可，然且至，则是干禄也。千里而见王，不遇故去，三宿而後出昼，是何濡滞也？”轲曰：“夫尹士嘉乌知予哉！千里而见王，是予所欲也；不遇故去，岂予所欲哉！予不得已也。予三宿而出昼，於予心犹以为速，王庶几改诸。王如改之，则必反予。夫出昼，而王不予追也，予然後浩然有归志。”鲁平公驾，将见孟子，嬖人臧仓谓曰：“何哉，君所谓轻身以先於匹夫者？以为贤乎？”乐正子曰：“克告於君，君将为来见也。嬖人有臧仓者沮君，君是以不果。”曰：“行，或使之；止，或尼之。行止，非人之所能也。吾不遇於鲁侯，天也。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！”又绝粮於邹、薛，困殆甚，退於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仲尼之意，作书中外十一篇以为“圣王不作，诸侯恣行，处士横议，杨朱、墨翟之言盈於天下。天下之言不归杨，则归墨。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杨、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是邪说诬民，充塞仁义也。仁义充塞，则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也。吾为此惧，闲先王之道，距杨、墨，放淫辞，正人心，熄邪说，以承三圣者。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”梁惠玉复聘请之，以为上卿。孙况，齐威、宣王之时，聚天下贤士於稷下，尊宠之。若邹衍、田骈、淳于髡之属甚众，号曰列大夫，皆世所称，咸作书刺世。是时孙卿有秀才，年十五始

来游学，诸子之事皆以为非先王之法也。孙卿善为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至襄王时，而孙卿最为老师。齐尚循列大夫之缺，而孙卿三为祭酒焉。齐人或谗孙卿，乃适楚，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。人或谓春申君：“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孙卿，贤者也，今与之百里地，楚其危乎？”春申君谢之，孙卿去之，游赵，应聘於秦。

是时七国交争，尚於权诈，而孙卿守礼义，贵术籍。虽见穷摈，而犹不黜其志。作书数十篇，疾浊世之政，国乱君危相属，不遵大道而营乎巫祝，信祲几祥。苏秦、张仪以邪道说诸侯，以大贵显。随而笑之曰：“夫不以其道进者，必不以其道士。”又小五伯，以为仲尼之门羞称其功。

後客或谓春申君曰：“伊尹去夏入殷，殷王而夏衰；管仲去鲁入齐，鲁弱而齐疆。故贤者所在、君尊国安。今孙况，天下贤人，所去之国，其不安乎！”春申君使请孙况，况遗春申君书，刺楚国，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，因不得已乃行，复为兰陵令焉。

虞卿，游说之士也。一见赵孝成王，赐黄金百镒，白璧一双。再见拜为上卿，故号为虞卿。其後范雎之仇魏齐亡过平原，於是秦昭王请平原君，愿为布衣之交，与饮数日，请曰：“周文王得吕尚而以为太公，齐桓得管夷吾而以为仲父，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。范君之仇在君之家，愿使人取其头。不然，吾不出君於关。”平原君曰：“贵而交者，为贱也。富而友者，为贫也。夫魏齐者，胜之交也。在，固不出，况今又不在臣所乎！”昭王乃遗赵王书曰：“范君之仇魏齐在平原君家，王使人疾持其头来。不然，吾举兵而伐赵，又不出王之弟於关。”赵孝成王乃发卒围平原君家，急，魏齐夜亡出，见赵相虞卿。虞卿度赵王终不可说，乃解其印，与魏齐间行，念诸侯莫可以

赴急者，乃复走大梁，欲因信陵以至楚。而信陵君闻之，畏秦，犹与未肯见，曰：“虞卿何如人哉？”时侯嬴在傍，曰：“人固未易知，知人亦未易也。夫虞卿一见赵王，赐白璧一双，黄金百斤，再见拜为上卿，三见平受相印，万户侯。当是之时，天下争知之。夫魏齐穷困过虞卿，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，解相印，捐万户侯而间行，以急士穷而归公子，公子曰何如人，知人固未易也。”信陵君大惭，驾如野迎之。魏齐闻信陵君之初重见之，大怒而自刎。赵王闻之，卒取其头与秦，秦乃遣平原君，虞卿遂留於魏。魏、赵畏秦，莫复用，困而不得意，乃著书八篇，号《虞氏春秋》焉。

孟尝君逐於秦，见反，谭子迎於，曰：“君怨於齐大夫乎？”孟尝君曰：“有。”谭子曰：“如意则杀之乎？夫富贵，则人争归之；贫贱，则人争去之。此物之必至，而理之固然也，愿君勿怨。请以市论，朝而盈焉，夕而虚焉，非朝爱之而夕憎之也，求在故往，亡故去。”孟尝君曰：“谨受命。”於是削所怨者名而已。

韩信常从南昌亭长食，数月，亭长妻患之，乃晨早食。食时信往，不为具食。信亦知意，遂绝去。钓城下，有一漂母见信饥，饭之，竟漂数十日。信曰：吾必重报母。母怒曰：“大丈夫不能自食，吾哀，王孙耳岂望报乎淮阴。”少年有侮信者，曰：“君虽娇丽，好带长剑，怯耳。能死，刺我，不能，则出我跨下。”於是信熟视之，俯出跨下，匍匐，一市人皆笑，以为信怯。後佐命大汉，功冠天下，封为楚王。赐所食母千金，及亭长与百钱，“公，小人也，为德不竟。”召辱信之少年以为中尉，告诸侯将相曰：“此人壮士也。方辱我时，岂不能杀之？杀之无名，故忍至於此也。”

韩安国为梁中大夫，坐法抵罪，蒙狱吏田甲辱安国。安国

曰：“死灰独不复燃乎？”田甲曰：“燃则溺之。”居无几，梁内史缺，孝景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国为内史，起徒中为二千石。田甲亡，安国曰：“甲不就官，我灭乃宗。”甲肉袒谢，安国笑曰：“公等可与治乎？”卒善遇之。

李广去云中太守，屏居蓝田南山中射猎，常夜从一骑出，饮田间，还，霸陵尉呵止广。广骑曰：“故李将军。”尉曰：“今将军尚不得夜行，何故也！”宿亭下。居无何，匈奴入辽西，大为边害。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广为北平太守，广请霸陵尉与俱，至军斩之，上书谢罪。上报曰：“将军者，国之爪牙也。司马法曰：‘登车不式，遭丧不服，振旅抚师，以征不服。率三军之心，同战士之力，故怒形则千里竦，威振则万物伏。是以名声暴於夷貊，威棱憚乎邻国。’夫报忿除害，损残去杀，朕之所图於将军也。若乃免冠徒跣，稽颡请罪，岂称朕之指哉！”太尉沛国刘矩叔方为尚书令，失将军梁冀意，迁常山相，去官。冀妻兄孙礼为沛相，矩不敢还乡里，访友人彭城环玉都。玉都素敬重矩，欲得其意，喜於见归，为除处所，意气周密。人有请玉都者：“祸至无日，何宜为其主乎？”玉都因事远出，家人不复占问，暑则郁蒸，寒则凜冻，且饿且渴，如此一年。矩素直亮，众谈同愁。冀亦举寤，转薄为厚，上补从事中郎，复为尚书令，五卿三公，为国光镇，玉都惭悔自绝。

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，公车徵，道得温病。过友人邺令谢著，著拒不通，因载病去。至汲，积六七日，上客舍中。诸生曰：“今君所苦沉结，困无医师。闻汲令好事，欲往语之。”恬曰：“谢著，我旧友也，尚不相见视；汲令初不相知，语之何益。死生命也，医药曷为？”诸生事急，坐相守，吉凶莫见，收举便至寺门口白。时令汝南应融义高闻之惊愕，即严使出，径诣床蓐，手自擦摸，对之垂涕，曰：“伯休不世英才，



当为国家干辅。人何有生相知者，默止客舍，不为人所知，邂逅不自贞哉！家上有尊老，下有弱小，愿相随俱入解傅。”伯休辞让，融遂不听，归取衣车，厚其荐蓐，躬自御之，手为丸药，口尝芻粥，身自分热。三四日间，加甚劣极，便制衣棺器送终之具。後稍加损，又谓伯休：“吉凶不讳，忧怖交心，间粗作备具。”相封悲喜。宿止傅中数十余日，伯休强健，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别。伯休到拜侍中，尚书仆射、令、豫章太守、大将军从事中郎。义高为庐江太守，八年，遭母丧，停柩官舍，章百余上，得听行服。未阕，而恬拜司隶，荐融自代，历典五郡，名冠远近。著去邨，浅薄流闻，不为公府所取。

司徒颖川韩演伯南为丹阳太守，坐从兄季朝为南阳太守刺探尚书，演法车徵，以非身中赃，道路听其从容。至萧，萧令吴斌，演同岁也。未至，谓其宾从，到萧乃一相劳，而斌内之狴狂，坚其钗挺，躬将兵马，送之出境。徒事汝南阎符迎之於杼秋，相得，令止傅舍，解其桎梏，入与相见，为致肴毕，曰：“明府所在流称，今以公徵，往便原除，不宜深入以介意。”意气过於所望，到亦遇赦。其间无几，演为沛相，斌去官。及临中台，首辟符焉。

太傅汝南陈蕃仲举去光禄勋，还到临颖巨陵亭，从者击亭卒数下，亭长闭门，收其诸生人客，皆厌毒痛。欲复收蕃，蕃曰：“我故大臣，有罪，州郡尚当先请。今约敕儿客无素，幸皆坐之，何谓乃欲相及！”相守数时，会行亭掾至，困乃得免。时令范伯弟亦即杀其亭长。

蕃本召陵，父梁父令，别仕平舆，其祖河東太守，冢在召陵。岁时往祠，以先人所出，重难解亭，止诸冢舍。时令刘子兴亦本凡庸，不肯出候，股肱争之，尔乃会其冢上。蕃持板迎之，长跪。令徐乃下车，即坐，不命去板，辞意又不谦恪，蕃

深忿之。令去，顾谓宾客：“平舆老夫，何欲召陵令哉！不但为诸家故耶？而为小竖子所慢。孔子曰：假我数年乎！”其明年，桓帝赫然诛五侯、邓氏，海内望风草偃。子兴以脏疾见弹，埋於当世矣。蕃起於家为尚书仆射、太中大夫、太尉。

谨按《尚书》曰：“人惟求旧。”《诗》云：“虽有兄弟，不如友生。”《论语》：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。”《周礼》九两，“友以任得民”。是以隋会图其身而不遗其友，鲍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。厥後陵迟，弥已凋玩。《伐木》有鸟鸣之刺，《谷风》有弃予之怨。陈余、张耳携手秦，友犹父子。及据国争权，还为豺虎。自汉所称，王、贡弹冠，萧、朱结绶，博育复隙其终，始以交为难，况容悦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！故长平之吏移於冠军，魏其之客移於武安，郑当、汲黯亦旋复然。翟公疾之，乃书其门：“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。一贯一贱，交情乃见。”自古患焉，非直今也。韩信宠秩，出跨下之人，斯难能也。安国不念旧恶，合礼中平。李广因威归忿，非义之理。宣尼暨陈，皆降而复升，兼济天下。唯虞卿逼於强秦，独善其身，缙述篇籍，垂训後昆。昔子夏心战则羸，道胜如肥，何必高位丰爵以为融懿也。

## 卷八

### 祀典

《礼》：“天子祭天地山川岁遍”。《春秋国语》：“凡禘帝、郊、宗、祖、报，此五者国之典礼。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，皆有功烈於民者也；及前哲令德之人，所以为质者也；及天之三辰，所昭仰也；地之五行，所生殖也；九州名山川泽，所出财用也。非是族也，不在祀典礼矣。”《论语》：“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。”又曰：“淫祀无福。”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，而《易》美西邻之禘龠祭。盖重祀而不贵牲，敬宝而不求华也。自高祖受命，郊祀祈望，世有所增。武帝尤敬鬼神，於时盛矣。至平帝时，天地六宗已下及诸小神凡千七百所，今营窟夷泯，宰器阙亡。盖物盛则衰，自然之道，天其或者欲反本也，故记叙神物曰祀典也。

### 先农

谨按《春秋左氏传》曰：“夏四月，三卜郊不从，乃免牲。

孟献子曰：‘吾乃今而知有卜筮。夫郊，祀後稷以祈农事也。是故启蛰而郊，郊而後耕。今既耕而卜郊，宜其不从也。’”周四月，今二月也，先农之时也。孝文帝二年正月诏曰：“农者，天下之本，其开籍田，朕躬帅耕，以给宗庙粢盛。”今民间名曰官田。古者使民如借，故曰籍田。

### 社神

《孝经》说：“社者，土地之主。土地广博，不可遍敬，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，报功也。”《周礼》说：“二十五家置一社，但为田祖报求。”诗云：“乃立冢土。”又曰：“以御田祖，以祈甘雨。”

谨按《春秋左氏傳》曰：“共工有子曰勾龙，佐颡项，能平九土，为后土。”故封为上公，祀以为社，非地只。

### 稷神

《孝经》说：“稷者，五谷之长。五谷众多，不可遍祭，故立稷而祭之。”

谨按《春秋左氏傳》：“有烈山氏之子曰柱，能殖百谷蔬果，故立以为稷正也。周弃亦以为稷，自商以来祀之。”礼缘生以事死，故社稷人祀之也。则祭稷谷，不得以稷米祭。稷反自食也。而邾文公用繒子于次睢之社，司马子鱼谏曰：“古者

六畜不相为用，祭以为人也，民人，神之主也，用人，其谁享之？”《诗》云：“吉日庚午，既伯既禱。”岂复杀马以祭马乎？《孝经》之说於斯悖矣。未之神为稷，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，水胜火为金相也。

### 灵星

俗说县令问主簿：“灵星在城东南何法？”主簿仰答曰：“唯灵星所以在东南者，亦不知也。”

《汉书·郊祀志》：高祖五年，初置灵星，祀後稷也。区父爵籛扬，田农之事也。

谨按祀典既以立稷，又有先农，无为灵星复祀後稷也。左中郎将贾逵说：“以为龙第三有天田星。灵者，神也，故祀以报功。”辰之神为灵星，故以壬辰日祀灵星於东南，金胜木为土相也。

### 灶神

《礼器记》曰：“臧文仲安知礼？燔柴於灶。灶者，老妇之祭也。故盛於盆，尊於瓶。”

《周礼》说：“颛顼氏有子曰黎，为祝融，祀以为灶神。”

谨按《明堂月令》：“孟冬之月，其祀灶也。”五祀之神，王者所祭，古之神圣有功德於民，非老妇也。《汉记》：“南

阳阴子方积恩好施，喜祀灶，腊日晨炊而灶神见，再拜受神，时有黄羊，因以祀之。其孙识，执金吾，封原鹿侯；兴，卫尉，阳侯。家凡二侯，牧守数十。其後子孙常以腊日祀灶以黄羊。”

### 风伯

《楚辞》说：“後飞廉使奔属。”飞廉，风伯也。

谨按《周礼》：“以燎祀风师。”风师者，箕星也。箕主簸扬，能致风气。《易》：“巽为长女也。”长者伯，故曰风伯。鼓之以雷霆，润之以风雨，养成万物，有功於人，王者祀以报功也。戌之神为风伯，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，火胜金为木相也。

### 雨师

《春秋左氏传》说：“共工之子为玄冥师。郑大夫子产襮於玄冥。”玄冥，雨师也。

谨按《周礼》：“以燎祀雨师。”雨师者，毕星也。《诗》云：“月离於毕，俾滂沱矣。”《易·师卦》：“师者，众也。”土中之众者莫若水。雷震百里，风亦如之，至於太山不崇朝而遍雨天下，异於雷风，其德散大，故雨独称师也。丑之神为雨师，故以己丑日祀雨师於东北，土胜水为火相也。

### 桃梗、苇茭、画虎

谨按《黄帝书》“上古之时，有神荼与郁垒昆弟二人，性能执鬼。度朔山上有桃树，二人於树下简阅百鬼，无道理妄为人祸害，神荼与郁垒缚以苇索，执以食虎。於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，垂苇茭，画虎於门，皆追效於前事，冀以御凶也。

桃梗，梗者，更也，岁终更始，受介祉也。《战国策》：“齐孟尝君将西入秦，谏者千数而弗听。苏秦欲止之，曰：‘臣之来也，过於淄上，有土偶人焉，与桃梗相与语，谓土偶人曰：“子西岸之土也，埏子以为人，至岁八月，天霖雨，淄水至，则子残矣。”曰：“不然。吾西岸之土也，残则复西岸耳。今子东国桃木也，削子以为人，降雨下，淄水至，子而泛泛将何如矣。”夫秦四塞之国，譬若虎口而入之，则不知其可。’孟尝乃止。”

《春秋左氏傳》曰：“鲁襄公朝楚，会楚康王卒，楚人使公亲禘遂，公患之。叔孙穆叔曰：“禘 殡而禘遂，则布币也。”乃使巫以桃{++别}先 殡。楚人弗禁，既而悔之。古者曰在北陆而藏冰深山穷谷。其藏之也，黑牡 黍，以享司寒。其出之也，桃弧棘矢，以除其灾也。”

### 苇茭

傅曰：“萑苇有丛。”吕氏春秋：“汤始得伊尹，禘之於庙，薰以萑苇。”《周礼》：“卿大夫之子名曰门子。”《论语》：“谁能出不由户？”故用苇者，欲人子孙蕃殖不失其类，有如萑苇。茭者，交易，阴阳代兴也。”

虎者，阳物，百兽之长也，能执搏挫锐，噬食鬼魅。今人卒得恶遇，烧悟虎皮饮之，系其爪，亦能辟恶，此其验也。

### 雄鸡

俗说鸡鸣将旦，为人起居。门亦昏闭晨开，捍难守固。礼贵报功，故门户用鸡也。

《青史子书》说：“鸡者，东方之牲也。岁终更始，辨秩东作，万物触户而出，故以鸡祀祭也。”

太史丞邓平说：“腊者，所以迎刑送德也。大寒至，常恐阴胜，故以戌日腊。戌者，温气也，用其气日杀鸡以谢刑德。雄著门，雌著户，以和阴阳，调寒配水，节风雨也。”谨按《春秋左氏传》：“周大夫宾孟适郊，见雄鸡自断其尾，归以告景王曰：‘惮其为牺也。’”《山海经》曰：“祠鬼神皆以雄鸡。”鲁郊祀常以丹鸡祝曰：“以斯 音赤羽，去鲁侯之咎。”令人卒得鬼刺瘁悟，杀雄鸡以傅其心上。病贼风者作鸡散治之，东门鸡头可以治蛊。由此言之，鸡主以御死辟恶也。

杀狗磔邑四门俗说狗别宾主，善守御，故著四门，以辟盗贼也。

谨按《月令》：“九门磔禳，以毕春气。”盖天子之城十有二门，东方三门，生气之门也。不欲使死物见於生门，故独



於九门杀犬磔禳。犬者，金畜；禳者，却也。抑金使不害春之时所生，令万物遂成其性。火当受而长之，故曰：“以毕春气。”功成而退，木行终也。《太史公》记：“秦德公始杀狗磔邑四门，以御蛊蓄。”今人杀白犬以血题门户，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，取法於此也。

### 娄

谨按《韩子书》：“山居谷汲者，娄腊而遗水。”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饮食也。又曰尝新始杀也，食新曰娄。

谨按《礼传》：“夏曰嘉平，殷曰清祀，周曰大蜡，汉改为腊。”腊者，猎也，言田猎取兽以祭祀其先祖也。或曰腊者，接也，新故交接，故大祭以报功也。汉家火行，衰於戌，故以戌腊也。

### 祖

谨按《礼传》：“共工之子曰修，好远游，舟车所至，足迹所达，靡不穷览，故祀以为祖神。”祖者，徂也。《诗》云：“韩侯出祖，清酒百壶。”《左氏传》：“襄公将适楚，梦周公祖而遣之。”是其事也。《诗》云：“吉日庚午。”汉家火行，盛於午，故以午祖也。

## 禊

谨按《周礼》：“男巫掌望祀、望衍，旁招以茅。女巫掌岁时以 除衅浴。” 禊者，洁也。春者，蠢也，蠢蠢摇动也。《尚书》：“以殷仲春，厥民析。” 言人解析也。疗生疾之时，故於水上衅洁之也。巳者，祉也，邪疾已去，祈介祉也。

## 司命

谨按《诗》云：“芄芄 或朴，薪之 之。” 《周礼》：“以 燎祀司中、司命。” 司命，文昌也。司中，文昌下六星也。 者，积薪燔柴也。今民间独祀司命耳，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，行者檐筐中，居者别作小屋。齐地大尊重之，汝南诸郡亦多有，皆祠以猪，率以春秋之月。

## 卷九

### 怪神

《礼》：“天子祭天地、五岳、四渎，诸侯不过其望也。大夫五祀，士门、户，庶人祖。盖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。”又曰：“淫祀无福。”是以隐公将祭钟巫，遇贼氏。二世欲解淫神，阎乐劫弑。仲尼不许子路之祷，而消息之节平。荀不从《桑林》之崇，而晋侯之疾间。由是观之，则淫躁而畏者，灾自取之，厥咎响应。反诚据义，内省不疚者，物莫能动。祸转为福矣。传曰：“神者，申也。怪者，疑也。”孔子称土之怪为坟羊。《论语》：“子不语怪力乱神。”故采其晃著者曰怪神也。世间多有见怪惊怖以自伤者。谨按《管子书》：“齐公出于泽，见衣紫衣，大如毂，长如辕，拱手而立。还归，寝疾，数月不出。有皇士者见公，语惊曰：‘物恶能伤公，公自伤也。此所谓泽神委蛇者也，唯霸主乃得见之。’于是桓公欣然笑，不终日而病愈。”

予之祖父郴为汲令，以夏至日请见主簿杜宣，赐酒。时北壁上有悬赤弩，照于杯中，其形如蛇。宣畏恶之，然不敢不饮，其日便得胸腹痛切，妨损饮食，大用羸露，攻治万端，不为愈。後郴因事过至宣家，窥视，问其变故，云畏此蛇，蛇入腹中。

柳还厅事，思惟良久，顾见悬弩，必是也。则将门下史将铃下侍徐扶辇载宣于故处设酒，杯中故复有蛇，因谓宣：“此壁上弩影耳，非有他怪。”宣意遂解，甚夷怿，由是瘳平，官至尚书，历四郡，有威名焉。世间多有恶梦变难必效。谨按《晏子春秋》：“齐景公病水十日，夜梦与二日斗而不胜。晏子朝，公曰‘吾梦与二日斗，寡人不胜，我其死也？’晏子对曰‘请召占梦者。’立于闾，使以车迎召占梦者。至，曰：‘曷为见召？’晏子曰：‘公梦与二日斗，不胜，恐必死也。’占梦者曰：‘请反具书。’晏子曰：‘无反书，公无所病。病者，阴也。日者，阳也。一阴不胜二阳，公病将已。’居三日，公病大愈，且赐占梦者。占梦者曰：‘此非臣之功也，晏子教臣封也。’公召晏子，将赐之。晏子曰：‘占梦者以臣之言对，故有益也。使臣身言之，则不信矣。此占梦者之力也，臣无功焉。’公召吏而使两赐之。晏子不为夺人之功，占梦者不蔽人之能。”城阳景王祠谨按《汉书》：朱虚侯刘章，齐悼惠王子，高祖孙也，宿卫长安，年二十，有气力。高后摄政，诸吕擅恣，章私忿之。尝入侍宴饮，章为酒吏，自请曰：“臣，将种也，请得军法行酒。”有诏“可”。酒酣，章进歌舞，已而复曰“请为太后耕田歌。”太后笑曰：“顾汝父知田耳，若生而为王者子，安知田乎？”曰：“臣知之。深耕广种，立苗欲疏。非其种者，而去之。”太后默然。顷之，诸吕有亡酒者，章拔剑追斩之，而还报曰：“有亡酒一人，臣谨行军法斩之。”太后左右大惊。业许之矣，无以罪也。自是诸吕畏惮，虽大臣亦皆依之。高后崩，诸吕作乱，欲危社稷，章与周勃共诛灭之，尊立文帝，封城阳王，赐黄金千斤。立二年薨。

城阳，今莒县是也。自琅琊、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，乡亭，聚落皆为立祠，造饰五二千石车，商人次第为之，立服带绶，

备置官属，烹杀讴歌，纷籍连日，转相诳耀，言有神明，其谴问祸福立应，历载弥久，莫之匡纠。唯乐安太傅陈蕃、济南相曹操一切禁绝，肃然政清。陈，曹之後，稍复如故，安有鬼神能为病者哉！

予为营陵令，以为章本封朱虚，并食此县。《春秋国语》：“以劳定国，能御大灾。”凡在于他，尚列祀典。章，亲高祖之孙，进说耕田，军法行酒，时固有大志矣。及诛诸吕，尊立太宗，功冠天下，社稷已宁。同姓如此，功烈如彼，余郡禁之可也，朱虚与莒，宜常血食。于是乃移书曰：“到闻此俗，旧多淫祀，糜财妨农，长乱积惑，其侈可忿，其愚可愍。昔仲尼不许子路之祷，晋悼不解《桑林》之崇。死生有命，善凶由人，哀哉黔黎，渐染迷谬，岂乐也哉，莫之徵耳。今条下禁，申约吏民，为陈利害，其有犯者，便收朝廷。若私遗脱，弥弥不绝，主者髡截，叹无反已。城阳景王，县甚尊之。惟王弱冠，内侍帷幄，吕氏恣睢，将危汉室，独见先识，权发酒令，抑邪扶正，忠义洪毅，其歆祀，礼亦宜之。于驾乘烹杀，倡优男女杂错，是何谓也！三边纷，师老器弊，朝廷旰食，百姓嚣然。礼兴在有年，饥则损。自今听岁再祀，备物而已，不得杀牛，远迎他倡，赋会宗落，造设纷华。方廉察之明，为身计而复僭失，罚典上同。明除见处，勿後中觉。”

### 九江逡遁有唐居山

九江逡遁有唐、居山，名有神，众巫共为取公姬，岁易，男不得复娶，女不得复嫁，百姓苦之。

谨按时太守宋均到官，主者白出钱给聘男女。均曰：“众巫与神合契，知其旨欲，卒取小民，不相当。”于是敕条巫家男女以备公姬。巫扣头服罪，乃杀之，是後遂绝。会稽俗多淫祀，会稽俗多淫祀，好卜筮，民一以牛祭。巫祝赋敛受谢，民畏其口，惧被祟，不敢拒逆。是以财尽于鬼神，产匮于祭祀。或贫家不能以时祀，至竟言不敢食牛肉，或发病且死，先为牛鸣，其畏惧如此。

谨按时太守，司空第五伦到官，先禁绝之。掾吏皆谏，伦曰：“夫建功立事在敢断，为政当信经义，言‘淫祀无福，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’。律不得屠杀少齿。令鬼神有知，不妄饮食民间；使其无知，又何能祸人。”遂移书属县，晓谕百姓，民不得有出门之祀。督课部吏，张设罪罚，犯，尉以下。巫祝依托鬼神，恐怖愚民，皆按论之，有屠生辄行罚。民初恐怖，颇动摇不安，或接祝妄言，伦敕之愈急，後遂断，无复有祸崇矣。

### 鲍君神

谨按汝南 阳有於田得 者，其主未往取也。商车十余乘经泽中行，望见此 著绳，因持去。念其不事，持一鲍鱼置其处。有顷，其主往，不见所得 ，反见鲍鱼，泽中非人道路，怪其如是，大以为神，转相告语，治病求福，多有效验。因为起祀舍，众巫数十，帷帐钟鼓，方数百里皆来祷祀，号鲍君神。其後数年，鲍鱼主来历祠下，寻问其故，曰：“此我鱼也，当有何神。”上堂取之，遂从此坏。傅曰：“物之所聚斯有神。”

言人共奖成之耳。

### 李君神

谨按汝南南顿张助于田中种禾，见李核，意欲持去，顾见空桑中有土，因殖种，以余浆溉灌。後人见桑中反复生李，转相告语。有病目痛者息荫下，言：“李君令我目愈，谢以一豚。”目痛小疾，亦行自愈。众犬吠声，因盲者得视，远近翕赫，其下车骑常数千百，酒肉滂沱。间一岁余，张助远出来还，见之，惊云：“此有何神，乃我所种尔。”因就也。

### 石贤士神

谨按汝南汝阳彭氏墓路头立一石人，在石兽後。田家老母到市买数片饵，暑热行疲，顿息石人下，小瞑，遗一片饵，去，忽不自觉，行道人有见者。时客适会，问因有是饵，客聊调之：“石人能治病，愈者来谢之。”转语头痛者摩石人头，腹痛者摩其腹，亦还自摩，他处于此。凡人病自愈者，因言得其福力，号曰贤士。辘辘鞞击，帷帐绛天，丝竹之音，闻敷十里。尉部常往护视，数年亦自歇沫，复其故矣。世间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语声气，所说良是谨按陈国张汉直到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读《左氏傳》，行後数月，鬼物持其女弟，言：“我痛死，丧在陌上，常苦饥寒。操一量不借，挂屋後楮上。傅子方送我五

百钱，在北墉中，皆亡取之。又买李幼一头牛，本券在书篋中。”往求索之，悉如其言。妇尚不知有此，女新从巩家来，非其所及，家人哀伤，益以为审。父母诸弟衰 到来迎丧，去精舍数里，遇汉直与诸生十余人相追。汉直顾见其家，怪其如此。家见汉直，谓其鬼也。惆怅良久，汉直乃前为父拜，说其本末，且悲且喜。凡所闻见，若此非一。

夫死者，澌也，鬼者，归也，精气消越，骨肉归于土也。夏後氏用明器，殷人用祭器，周人兼用之，视民疑也。子贡问孔子：“死者其有知乎？”曰：“赐，尔死自知之，由未晚也。”董无心云：“杜伯死，亲射宣王于镐京。”予以为桀、纣所杀，足以成军，可不须汤、武之众。古事既察，且复以今验之，人相啖食，甚于畜生，凡菜肝鳖虾，尚能病人，人用物精多，有生之最灵者也，何不芥蒂於其胸腹而割裂之哉！犹死者无知审矣，而时有汉直为狗鼠之所为。世间亡者多有见神，世间亡者多有见神，语言饮食，其家信以为是，益用悲伤。

谨按司空南阳来季德停丧在殡，忽然坐祭床上，颜色服饰声气熟是也。孙儿妇女以次教诫，事有条贯，鞭撻奴婢，皆得其过，饮食饱满，辞决而去。家人大哀剥断绝，如是三四，家益厌苦。其後饮醉形坏，但得老狗，便朴杀之，推问里头，沽酒家狗。

### 世间多有狗作变怪

世间多有狗作变怪，朴杀之，以血涂门户，然众得咎殃。谨按桂阳太守汝南李叔坚，少时为州从事，在家，狗如人



立行，家言当杀之。叔坚云：“犬马谕君子，狗见人行，效之何伤。”叔见县令还，解冠榻上，狗戴持走，家大惊愕。复云：“误触冠，冠缨挂著之耳。”狗于灶前蓄火，家益怔忡。复云：“儿婢皆在田中，狗助蓄火，幸可不烦邻里，此有何恶。”里中相骂不言无狗怪，遂不肯杀。後数日，狗自暴死，卒无纤介之异。叔坚辟太尉掾、固陵长、原武令，终享大位。子条，蜀郡都尉；威龙，司徒掾。

凡变卜在，皆妇女下贱。何者？小人愚而善畏，欲信其说，类复裨增，文人亦不证察，与俱悼惧，邪气承虚，故速咎证。《易》曰：“其亡，斯自取灾。”若叔坚者，心固于金石，妖至而不惧，自求多福。壮矣乎！昔晋文公出猎，见大蛇，高如堤，其长竟路。文公曰：“天子见妖则修德，诸侯修政，大夫修官，士修身。”乃即斋馆，忘食与寝，请庙曰：“孤牺牲滥？蠹？帛不厚，罪一也。游逸无度，不恤国政，罪二也。赋役重数，刑罚不克，罪三也。有三罪矣，敢逃死乎！”其夜守蛇吏梦天杀蛇，曰：“何故当圣君道为！”及明视，则已臭烂。

武帝时迷于鬼神，尤信越巫，董仲舒数以为言。武帝欲验其道，令巫诅仲舒，仲舒朝服南面，诵咏经论，不能伤害，而巫者忽死。

### 世间多有精物妖怪百端

谨按鲁相右扶凤臧仲英为侍御史，家人作食设椽，倏有不清尘土投污之。炊临熟，不知釜处。兵弩自行，火从筐麓中起，

衣物烧尽，而簏故完。妇女婢使悉亡其镜，数日，堂下掷庭中，有人声言“女镜”。女孙年三四岁亡之，求不能得，二三日乃于清中粪下啼。若此非一。

汝南有许季山者，素善卜卦，言家当有老青狗物，内中婉御者益喜与为之。诚欲绝，杀此狗，遣益喜归乡里。皆如其言，因断无纤介，仲英迁太尉长史。

汝南汝阳西门习武亭有鬼魅，宾客宿止多死亡，其厉者皆亡发失精。寻问其故，云先时颇已有怪物。其後郡侍奉掾宜禄郑奇来，去亭六七里，有一端正妇人，乞得寄载。奇初难之，然俊上车，入亭，趋至楼下，吏卒檄白：“楼不可上。”奇云：“我不恶也。”时亦昏冥，遂上楼，与妇人栖宿。未明，发去，亭卒上楼扫除，见死妇，大惊，走白亭长。亭长击鼓会诸庐吏，共集诊之，乃亭西北八里吴氏妇。新亡，以夜临殡，火灭；火至，失之，家即持去。奇发行数里，腹痛，到南顿利阳亭加剧物故，楼遂无敢复上。

谨按北部督邮西平郅伯夷年三十所，大有才决，长沙太守郅君章孙也。日晡时到亭，敕前导入。录事掾白：“今尚早，可至前亭。”曰：“欲作文书。”便留，吏卒惶怖，言当解去。传云：“督邮欲於楼上观望，亟扫除。”须臾便上。未冥，楼镫阶下复有火。敕：“我思道，不可见火，灭去。”吏知必有变，当用赴照，但藏置壶中耳。既冥，整服坐诵《六甲》、《孝经》、《易本》讫，卧。有顷，更转东首，以巾结两足幘冠之，密拔剑解带。夜时，有正黑者四五尺，稍高，走至柱屋，因覆伯夷。伯夷持被掩，足跣脱，几失再三，徐以剑带击魅脚，呼下火上照视，老狸正赤，略无衣毛，持下烧杀。明旦发楼屋，得所髡人结百余，因从此绝。伯夷举孝廉，益阳长。

《楚辞》云：“鼈令尸亡，彗斥江而上，到昏山下苏起，

蜀人神之，尊立为王。”汉淮阳太守尹奇，其治严酷，死未及殓，怨家欲烧之，尸亦飞去，见于书传。楼上新妇，岂虚也哉！世间多有伐木血出以为怪者。

谨按桂阳太守江夏张辽叔高去鄱令家居，买田，田中有大树十余围，扶疏盖数亩地，播不生谷，遣客伐之，木中血出。客惊怖，归，以其事白叔高。叔高大怒，曰：“老树汁出，此何等血。”因自严行复斫之，血大流。叔高使先斫其枝，上有一空处，白头公可长四五尺，忽出往赴叔高，叔高乃逆格之，凡杀四头。左右皆怖伏地，而叔高恬如也。徐熟视，非人非兽也，遂伐其木。其年司空辟侍御史，後为兖州刺史，以二千石之尊，过乡里，荐祝祖考。白日绣衣，荣贵如此，其祸安居？《春秋国语》曰：“木石之怪夔，魍魉。”物恶能害人乎！世间多有蛇作怪者谨按车骑将军巴郡冯緄鸿卿为议郎，发绶笥，有二赤蛇，可长二尺，分南北走，大用忧怖。许季山孙字宁方，得其先人秘要，緄请使卜，云：“君後三岁当为边将，东北四五千里，官以东为名，复五年为大将军南征，此吉祥。”鹏卿意解，实应且惑。居无几，拜尚书、辽东太守、廷尉、太常。会武陵蛮夷黄高攻烧南郡，鸿卿以威名素著，选登亚将，统六师之任，奋鸇虎之势。後为屯骑校尉、将作大匠、河南尹，复再临理官，纪数方面，如宁方之言。《春秋》外蛇与内蛇斗，文帝时亦复有此，传志著其于云为，而鸿卿独以终吉，岂所谓或得神以昌乎？世间人家多有见赤白光为变怪者谨按太尉梁国桥玄公祖为司徒长史，五月末所，于中门外卧，夜半後，见东壁正白，如开门明，呼问左右，左右莫见。因起自往手擦摸之，壁自如故，还床，复见之，心大悸动。其旦，予适往候之，语次相告，因为说“乡人有董彦兴者，即许季山外孙也。其探蹟索隐，穷神知化，虽孟、京房无以过也。然天性偏狭，羞于

卜术，间来候师王叔茂，请起往迎。”须臾便与俱还。公祖虚礼盛钻饌，下席行觞。彦兴自陈：“下土诸生，无他异分，币重言甘，诚有 。颇能别者，愿得从事。”公祖辞让再三，而乃听之。曰：“府君当有怪白光如门明者，然不为害也。六月上旬鸡鸣时，南家哭声吉也。到秋节迁北行郡，以金为名，位至将军，三公。”公祖曰：“怪异如此，救族不暇，何能致望於所不图，此相饶耳。”到六月九日未明，太尉杨秉暴薨。七月二日，拜钜鹿太守。“钜”边有金，後为度辽将军，历登三事。今妖见此而应在彼，犹赵鞅梦童子裸歌而吴入郢也。

## 卷十

### 山泽

《孝经》曰：“圣不独立，王不独治。神不过天地，同灵造虚，由立五岳，设三台。”傅曰：“五岳视三公，四渎视诸侯，其余或伯或子男，大小为差。”《尚书》：“咸秩无文。”王者报功以次秩之，无有文也。《易》称：“山泽通气。”《礼》：“名山大泽不以封诸侯。”故积其类曰山泽也。

### 五岳

东方泰山。《诗》云：“泰山岩岩，鲁邦所瞻。”泰山，山之尊者。一曰岱宗。岱者，始也；宗者，长也。万物之始，阴阳交代，云触石而出，肤寸而合，不崇朝而遍雨天下，其惟泰山乎。故为五岳之长。王者受命易姓，改制应天，功成封禅，以告天地。孔子曰：“封泰山，禅梁父，可得而数七十有二。”岱宗庙在博县西北三十里，山虞长守之。十月曰合冻，腊月曰涸冻，正月曰解冻，皆太守自侍祠，若有秽疾，代行事法，七

十万五千，三牲燔柴上，福脯三十胸，县次传送京师。四岳皆同王礼。南方衡山，一名霍山。霍者，万物盛长，垂枝布叶，霍然而大。庙在庐江县。西方华山。华者，变也，万物滋熟，变华于西方也。庙在弘农华阴县。北方恒山。恒者，常也，万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。庙在中山上曲阳县。中央曰嵩高。嵩者，高也。诗云：“嵩高惟岳，峻极于天。”庙在颍川阳城县。

谨按《尚书》：“岁二月，东巡狩，至于岱宗，柴。”岱宗，泰山也。“望秩于山川，遂见东后。”东后，诸侯也。“合时月正日，同律度量衡，修五礼，五玉，三帛，二牲、一死贄。”“五月南巡狩，至于南岳。”南岳，衡山也。“八月西巡狩，至于西岳。”西岳，华山也。“十二月北巡狩，至于北岳。”北岳，恒山也。皆如岱宗之礼。中，嵩高也，王者所居，故不巡焉。巡者，循也；狩者，守也。道德太平，恐远近不同化，幽隐有不得所者，故自亲行之也。所以五载一出者，盖五岁再闰，天道大备。岳者，才角功考德，黜涉幽明也。四渎。

河出炖煌塞外昆仑山，发源注海。《易》：“河出图，圣人则之。”《禹贡》：“九河既道。”《诗》曰：“河水洋洋。”庙在河南荥阳县，河堤谒者掌四渎，礼祠与五狱同。江出蜀郡，湔氏徼外昏山，入海。《诗》云：“江、汉陶陶。”《禹贡》：“江、汉朝宗于海。”庙在广陵江都县。淮出南阳平氏桐柏大复山，东南入海。《禹贡》：“海岱及淮，淮、沂其。”诗云：“淮水汤汤。”庙在平氏县。济出常山房子赞皇山，东入沮。《禹贡》：“浮于汶，达于济。”庙在东郡临邑县。

谨按《尚书大传》、《礼三正记》，江、河、淮、济为四渎。渎者，通也，所以通中国垢浊，民陵居，殖五谷也。江者，贡也，所出珍物可贡献也。河者，播也，播为九流，出《龙图

》也。淮者，均，均其务也。济者，齐，齐其度量也。

### 林

谨按《诗》云：“殷商之旅，其会如林。”傅曰：“山林之士，往而不能反。”《礼记》：“将至泰山，必先有事于配林。”林，树木之所聚生也。今配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，予前临郡，因侍祀之行，故往观之。树木盖不足言，犹七八百载间有衰索乎！

### 麓

谨按《尚书》：尧禅舜，“纳于大麓。”麓，林属於山者也。《春秋》：“沙麓崩。”傅曰：“麓者，山足也。”《诗》云：“瞻彼早麓。”《易》称：“即鹿无虞，以从禽也。”

### 京

谨按《尔雅》：“丘之绝高大者为京。”谓非人力所能成，乃天地性自然也。《春秋左氏传》：“莫之与京。”《国语》：“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京。”今京兆、京师，其义取于此。

## 陵

谨按《诗》云：“如山如陵。”《易》曰：“伏戎于莽，升其高陵。”又：“天险不可升，地险山川丘陵。”《春秋左氏传》曰：“邠有二陵，其南陵，夏后皋之墓也；其北陵，文王之所避风雨也。”

在弘农渑池县。其语曰：“东、西，渑池所高。”《国语》：“周单子会晋厉公于加陵。”《尔雅》曰：“陵莫大于加陵。”言其独高厉也。陵有天性自然者，今王公坟墓各称陵也。

## 丘

谨按《尚书》：“民乃降丘度土。”尧遭洪水，万民皆山栖巢居，以避其害。禹决江疏河，民乃下丘营度爽垲之堤，而邑落之。故“丘”之字，二人立一上。一者，地也。四方高，中央下，像形也。《诗》云：“至于顿丘，宛丘之下。”《论语》：“他人之贤，丘陵也。”《尔雅》曰：“天下有名丘五，其三在河南，二在河北。”



墟

谨按《尚书》：“舜生姚墟。”傅曰：“郭氏之墟。”墟者，虚也。郭氏，古之诸侯，善善不能用，恶恶不能去。故善人怨焉，恶人存焉，是以败为丘墟也。今故庐居处高下者亦名为墟。姚墟在济阴城阳县，帝颡项之墟。闾伯之墟是也。

阜

谨按《诗》云：“如山如阜。”《春秋左氏传》：鲁公伯禽宅曲阜之地。阜者，茂也，言平地隆踊不属於山陵也。今曲阜在鲁城中，委曲长七八里。雒北芒 即为阜也。

部

谨按《春秋左氏传》：“部 萎无松柏。”言其卑小。部者，阜之类也。今齐、鲁之间田中少高 名之为部矣。

## 藪

谨按《尔雅》：“藪者，泽也。藪之为言厚也，草木鱼鳖所以厚养人君与百姓也。鲁有泰野，晋有泰陆，秦有阳纒，宋有孟诸，楚有云梦，吴有具区，齐有海隅，燕有昭余祁，郑有圃田，周有焦。”今汉有九州之藪，杨州曰具区，在吴县之西；荆州曰云梦，在华容县南，今有云梦长掌之；豫州曰圃田，在中牟县西；青州曰孟诸，不知在何处；兖州曰大野，在钜鹿县北；雍州曰弦蒲，在 县北蒲谷亭；幽州曰奚养，在 县东；冀州曰泰陆，在钜鹿县西北；并州曰昭余祁，在邬县北；其一藪推求未得其处。《尚书》：纣为逋逃渊藪。《春秋左氏传》曰：“山藪藏疾。”又曰：藪之薪蒸。虞侯守之”是也。

谨按《尚书》：“雷夏既泽”。《诗》云：“彼泽之陂。有蒲与荷。”传曰：“水草交厝名之为泽。泽者，言其润泽万物，以阜民用也。”《春秋左氏传》曰：“泽之莞蒲，舟蛟守之。”《韩诗内传》：“笋舜渔雷泽。”雷泽在济阴城阳县。

谨按《传》曰：“沆者，莽也，言其平望莽莽无涯际也。沆泽之无水，斥鹵之类也，今俗语亦曰沆泽。

## 沛

谨按《尚书》，《春秋公羊传》：“齐景公循海而东，师

大陷沛泽之中。”《左氏传》：“齐景田于沛，招虞人以弓。”传曰：“送逸禽之超大沛。”沛者，草木之蔽茂，禽兽之所蔽匿也。

谨按《春秋国语》：“伍子胥谏吴王：‘与我争五湖之利，非越乎？’”及越灭吴，范蠡乘扁舟於五湖。湖者，都也，言流渎四面所隈都也，川泽所仰以溉灌也。今庐江临湖、丹阳芜湖县是也。

### 陂

谨按《传》曰：“陂者，繁也，言因下钟水以繁利万物也。”今陂皆以溉灌，今汝南富陂县是也。

### 渠

谨按傅曰：“渠者，水所居也。”秦时韩人郑国穿渠，孝武帝时，赵中大夫白公复穿渠。故其语曰：“田於何所？池阳、谷口。郑国在前，白渠起後。举锺为云，决渠为雨。泾水一石，其泥数斗。且溉且粪，长我稷黍。衣食京师，数百万口。”又郑当时穿渠以利漕道，若此非一，官民俱赖其饶焉。

### 沟

谨按《周礼》：“沟者，沟也，广四尺，深四尺。”汉书高祖与项羽要割鸿沟以东为楚是也。鸿沟在荥阳县。

### 洫

谨按《周礼》：“十里为成，成间广八尺，深八尺，故谓之洫。”《论语》曰：“禹尽力乎沟洫。”